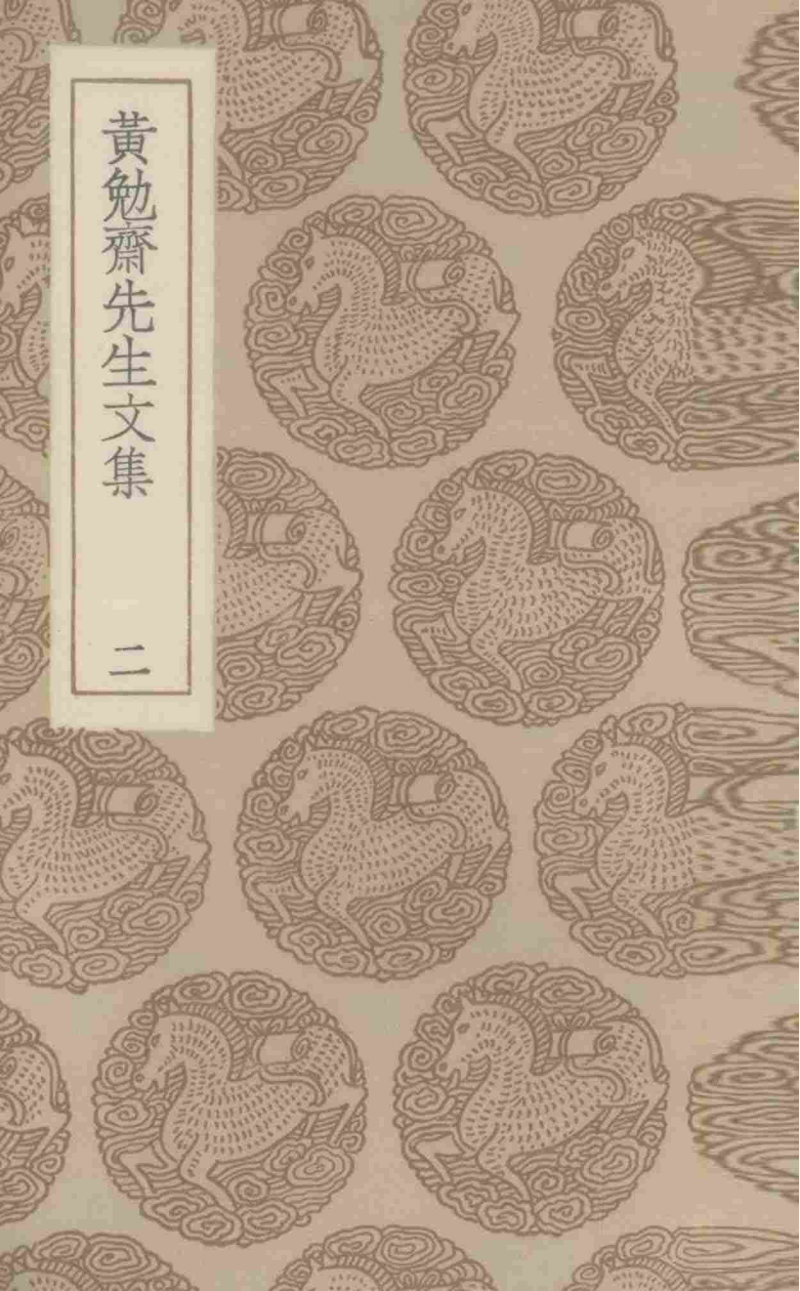


黃勉齋先生文集

二





黃勉齋先生文集

(二)

黃 幹 撰

#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三

書

## 答潘謙之

榦碌碌遠宦無足言者。極邊重地。守貳之閒。意見不協。朝廷寬恩。姑令易地。初亦欲乘此勾歸。而臺論又爲之辯白。不欲激抗。黽勉就職。已於五月四日交賤事。要之在已。無以取信於世。又不能阿容求售。諸賢不度事勢。力相推挽。反以取當路者之賤薄。朝夕念歸。然一覺於義。可以少留。則又且浮湛爲仰祿計耳。行年六十有三矣。每思師友之訓。令人惕然以慙也。尊兄今歲安寓。或云畱興化。果否。陳安溪已除六院。能與之偕來。亦佳。此閒相去不遠。又可以一見也。鄭子立相見否。鄉閒朋友難得。得其意向如此。肯與吾人相親。又才氣亦非常流。吾人只得扶持之。彼旣多與世不合。吾人又疏遠之。恐非所宜也。

榦蹤迹想不知其詳。此閒初自不合來。以朝廷拔擢。不敢辭。到此百怪皆有。真不成世界。以虎狼之暴。盜賊之狡。而當方面之寄。視百姓如草菅。視僚屬如奴隸。此豈可入其境哉。初亦自理郡事。不復相關。適以大旱。渠自與吳漕爲敵。始則相抗。而遣卒數十人入本軍之境。攔截米船。不得過武昌。旣而吳聞之。朝廷又欲奪本軍之米。以媚武昌。其行遣之閒。可怪可笑。初亦以吳爲賢。且得相依。吳又不曉事。使客氣漸以相及。只得引疾勾祠。以歸。數郡大旱。監司無一人問及。餓死不可勝數。更不堪著眼。數百人爲羣。上人家

勺米。勺者，奪之異名也。又只得捕而戮之。是何世界如此。幹幸而力抗兩司，糴得米四五萬石以賑糶。所活者萬家。他皆不暇恤也。自此且得歸家讀書教子。不能在世間與此等異彙爲伍也。有傳師復監簿輪對之章。見之者三復敬歎。使臣子之鯁切皆如此。國其有不興乎。煩爲致意。甚恨相識之晚也。適方得孫行之書。感感。此間只俟省劄下。或代者至。皆可便行。要不出此月也。相識皆煩致意。旣爲閒人。亦不敢作朝士書也。到家亦便欲歸福州。省墳墓親戚。家兄年老多病。諸姪貧困流落。皆急欲一相見也。

復楊志仁書

去歲新淦常辱誨字之賜。并見示仁說。考索極精。得示朋友。無不歎服。但恨不得相與款語。各究所蘊耳。幹本但爲貧。循常調。竊升斗耳。豈敢爲寸進計。諸公推挽。朝廷誤以爲可用。擢貳淮州。又不得展布。而受命於庸人。其勢必不合。不合則當去。朝廷遂易以他郡。只得聽命。然未能決去者。試邑之後。作倅。亦非分外事耳。但老矣。故山之夢甚切。來春當力懇廟堂。求爲歸計也。先師云。亡朋友寥落。此道無與共講者。不知契兄能一出否。若能挑包行腳。相與講明此道。所不敢望之他人也。通老兄竟爲古人。天資甚高。學識未甚通。於朋友甚惓惓。殊可念也。都下作此。託鄭夢錫附便。亦未知何日可達。

幹比嘗拜書。託鄭夢錫轉達。便中承書。感感。彙彙如常。無足道者。本無仕宦之念。直以爲貧。勢不容已。改秩作令之後。須欲求一便家去處。爲歸老計。偶朝廷過聽。以爲可用。一歲閒。自淮西移金陵。復自金陵移漢陽。臣子之義。亦豈不願趨事赴功。但事有本末。未易悉言。世之妄以功名自許者。皆欺君者也。加以

年事至此。素志失酬。勢須夏秋閒卽爲勾休之計。儻得投老山樊。以卒所業。莫大之幸也。自先師在日。朋友間已覺無可人意者。今又朋友寂寥。未有一人真能窺見涯涘。如志仁天資勁特。識見通敏。竊有望焉。乃不得相與講貫。徒深快怏。

榦去冬已拜予祠之命。以省劄不明言交與何人。遂再申審。三月初命下卽行。四月七日抵家。自去歲兩上勾祠之請。不遂。適以計臺撓政。不欲與之競。亦不欲爲之屈。遂引疾勾祠。其事亦甚微。然較之束帶見督郵則大矣。但今之士大夫見得未分明。故亦不能無疑耳。爭米事勢不容已。受人牛羊。爲之求牧與芻。豈可爲人掣肘。而坐視百姓之餓死耶。歸來。意謂便得安坐讀書。偶以故居太窄。不足容絮累。遂再創數椽於其後。便覺擾擾無異居官。但終是自在。不與世俗俯仰也。昨承見教。先天圖以字多未暇悉考。今所示諭數條。別紙請教。

榦以絮累猥衆。未能忘祿。十餘年閒奔走宦塗。勞神苦形。無頃刻暇。然亦不過役心於簿書期會。人生幾何。自苦如是。所謂講習之功。一切束之高閣矣。諸賢以其不肯避事。故凡事之至難。人所望風畏憚。必以見役食人之祿。不容推辭。以是愈覺疲憊。今幡然一翁矣。不能善忍而藏。誰之咎歟。義理無窮。歲月有限。良可歎也。承示仁說。討論極精。通天地。亙古今。只是一箇生意。此心流行。未嘗閒斷。於當官處見得尤分明。自朝至暮。無一息不是此心發見處也。今之士大夫徇私忘公。怠墮苟且。皆不能擴而充之者也。師亡友散。講誦寂寥。鄉閒故人。惟楊志仁潘謙之孜孜不息。更冀努力以昌吾道。自來江西。亦有三五朋友。可

與共學。今歲科舉。又且各用工舉業矣。齊卿亦相聚否。亦曾講論否。更有以切磨之爲佳。屬有帥檄攝倅南安。乃濂溪舊治。力不獲辭。後月初卽行。到彼一兩月卽告歸。人行急。布粟草草。

年事遲暮。常懼卽填溝壑。不得合并相與講習。以遂今生之願。近引疾。勾祠三上方得請。自此相去不遠。可以遂所志矣。亡似之迹。豈不願隨緣利物。每念講學大事。荒廢桑年。區區薄宦。眞成爲利。令人悚懼。然事之難言者。十常八九。又未易形之紙筆也。且得退閒。庶幾不負師門出處之大誼耳。書中所言日光月魄。見得極親切。但別紙心性之論。則似未通透。昨少年日常將四箇字形容此身。只是形氣神理。理精於神。神精於氣。氣精於形。形則一定。氣能呼吸。能冷煖。神則有知覺。能運用。理則知覺。運用上許多道理。然有形則斯有氣。有氣斯有神。有神斯有理。只是一物。分出許多名字。知此則心性之類。皆可見矣。示及四條所論。思索極苦。近年朋友肯如此用心者。絕不曾見。敬服。榦但亦覺有可疑。幸相與商榷。程謝尹所論敬處。固兼動靜。無淺深。亦各就持敬處。見得一箇意思。各立爲一說。以形容之。今謂謝尹之說。只是發明主一之意。恐未必有此意耳。就三先生說處。各自體認。湊合將來。見得敬字愈覺親切。今只欲就主一兩字上。欲該括謝尹之說。卻恐看得謝尹之說未免疏略耳。不知然否。明德不言性而言心。楊德淵惠書亦錄云所答之語。此但當答以心之明。便是性之明。初非有二物。則直截簡徑。使之自此思索。卻見得分曉。今觀所答。是未免以心性爲兩物也。如回也。其心三月不違仁。則心自是心。仁自是仁。如孟子言仁人心也。則仁又便是心。大學所解明德。則心便是性。性便是心也。所答之病。旣誤以心性爲兩物。而又

欲安排併合。故其說頗覺費力。心之能爲性情之主宰者。以其虛靈知覺也。此心之理炯然不昧。亦以其虛靈知覺也。自當隨其所指。各自體認。其淺深各自不同。心能主宰。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。此只是能持敬。則便能如此。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。如大學所謂明德。須是物格知至。方能如此。正不須安排併合也。不知然否。洪範五行五事之說。近亦嘗思之。前輩所說。決然不是。以庶徵觀之。自可見。但貌言視聽思之。所以配水火木金土。則恐來說未免穿鑿耳。榦亦嘗反覆思之。只以造化及人生之初驗之。便自然合。天一生水。水便有形。人生精血湊成合體。亦若造化之有水也。地二生火。火便有氣。人有此體。便能爲聲。聲者。氣之所爲。亦若造化之有火也。水陰而火陽。貌亦屬陰。而言亦屬陽也。水火雖有形質。然乃造化之初。故水但能潤。火但能炎。其形質終是輕清。至若天三生木。地四生金。則形質已全具矣。亦如人身耳目。既具。則人之形成矣。木陽而金陰。亦猶視陽而聽陰也。只以此配之。則人身便是一箇造化。理自分明。似此等處。恐只得如此寬看。不知然否。耳目口鼻之配五行四象。亦自分明。來諭亦似支離。耳屬腎。腎卽水。水卽太陰。目屬肝。肝卽木。木卽少陽。口屬脾。脾屬土。土王於夏秋之間。卽太陰少陽之合。鼻屬肺。肺屬金。金卽少陰。亦是自然之理如此。初無可疑也。不知然否。所論大槩得之。但所引志動氣動志合而言之道也等語。皆不可曉。此猶文義少疵爾。至於道生一。一生二。二生三。三生萬物。則老氏之所謂道。而非吾儒之所謂道也。明道云。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。若只生一。則是獨也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道何嘗在一之先。而又何嘗有一而後有道哉。易有太極。易卽陰陽也。太極何嘗在陰陽之先。是生兩儀。何嘗生一而後生二。

嘗竊謂太極不可名狀。因陰陽而後見。一動一靜。一晝一夜。以至於一生一死。一呼一吸。無往而非二也。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。所以爲陰陽者。亦不出於二也。如是。則二者道之體也。非其本體之二。何以使末流無往不二哉。然二也各有本末。各有終始。故二分爲四。而五行立矣。蓋一陽分而爲木火。一陰分而爲金水。木者火之始。火者木之終。金者水之始。水者金之終。物各有終始。未有有始而無終。有終而無始。二各有終始。則二分爲四矣。知二之無不四。則知其所以爲是四者。亦道之本體。非其四。何以使物之無不四哉。故二與四。天下之物無不然。則亦足以見道體之本然也。太極不可名狀至此。亦可以見其端倪矣。體用一源。顯微無閒。要當以是觀之。塞天地。貫古今。無往不然。仁義禮智。特就人心而立名耳。天以是心而成萬物。人以是心而成萬事。故曰天體物而不遺。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。人之生也。五臟百骸。各有自然之則。天之爲也。君仁臣忠。父慈子孝。以至手容之恭。足容之重。又人所以全天之所賦者也。自天之所爲者而觀之。則不待人爲。而此理已完具矣。故曰鳶飛戾天。魚躍于淵。言其上下察也。明道所謂活潑潑地者。真見其如此。亦真箇使人不知手舞足蹈也。顏子之不改其樂。又安得而不樂哉。世間所謂功名富貴者。真太虛浮雲一點也。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。死生亦大矣。苟見此理。便死亦是閒事也。數年讀先生之書。適自見得如此。以先生之書合之。亦無不然。不但世之學者。尋行數墨。而無見於此。竊意周程邵子朱先生。見得分明。其他皆未知其果如何也。爲學而不見其本源。是入門而不至其室。雖然前輩教人。且只道敬。此又學者不可不思。幹平生未嘗敢以此與朋友言之。言之亦未必曉。志仁力學。苦思故



詳布之。知此則來教得失大略可知矣。思之。榦歸老山樊。此心甚安甚愜。而家事亦有費區處者。福州先人敵廬。以諸侄人多。無可住處。此間向來破屋三間。亦苦人多難住。欲盡挈歸福州。則不忍忘數十年師生之情。欲止留此。則墳墓親舊。亦不忍輕舍。老妻長婦。皆此閒人。只得留之在此。以長子主之。稍爲葺治。屋舍。使可居止。以三子皆娶福州人。只得挈之歸福州。榦自四月歸抵此。所以遲遲未歸福州者。以此閒事緒未定耳。十月初決歸福州。自撫三子教而養之。自此晚年得奉墳墓以終老矣。榦以向者見理之不明。固窮之不力。冒昧出仕。而無上下之交。竭忠盡力。橫議四起。二月寇攻浮光。令往黃州守禦。已而敵勢頗熾。又令往光州督戰。旣而歷陽徐守求去。遂令兩易。歷陽諸公之意。實相忌而欲擠之。旣辭歷陽。併辭安慶。又辭奏事。以此忤當路之意。諸公不相樂。遂交攻之。亦知其勢必至此。徑作歸計。至臨川而罷命。始下。諸公以爲得計。而此實甘心不然。則此身何日而可脫耶。年事至此。實不敢誤國誤百姓也。還家二十餘日。杜門謝客。一意安靜。喪祭一禮。非契兄未易言此。日夜念念。千萬蚤來。舊本併攜來爲佳。當得與二三同志共成此書也。南康亦欲屈尊兄爲白鹿堂長。歲晚了此二書。來春可赴其招。且得此理稍明。則老死無憾也。春閒及今。兩拜誨字。感感。但無便。今乃獲治謝爲愧耳。教官無所鑒別。去而不來極善。此閒朋友。留戀碗飯。有乞人所不屑者。甚可鄙也。榦上嗽下痞。兩疾如故。頗爲所苦。且是疲倦。飲食不進。終日倦睡。氣象不及去年矣。論語讀得一過。益見聖人之道高明廣大。老矣。旣不可追悔。朋友閒不能刻意求進。執一得之智。一偏之見。便志滿意足。大可歎也。

## 復甘吉甫

藥味道來此已留月餘矣。卻得相與讀先生書。乃知吾輩於緊要處工夫絕少。求放心三字。動靜之間。更宜百倍加之功。方有倚靠。因此亦竊有省。如象山所謂倍者。恨不得一見相與劇談也。榦老矣。諸兄正好著力。庶師道之有傳也。

榦山居幸無他。以兩房子舍在此。舊居窄隘。不足以容。遂以屋後架堂三間。方不過二三丈。爲送老之計。以百物皆旋措置。遂遲緩至今。更旬日。亦當告成也。坐是頗妨讀書。承欲下訪。果爾。何幸如之。此閒絕無朋友講習。況得契兄辱臨之耶。論及朋友。只解讀書。不能明理。此切當之論。不長進正在此。若不見道理。正如去行在便。到候潮門外回來。亦未是端的也。近日因思五行生之序。則曰水火木金土。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。何故造物卻有此兩樣。看來只是一理。生之序便是行之序。元初只是一箇水。水煖便是火。此兩箇是母。木者水之子。金者火之子。冬是太陰。春是少陽。夏是太陽。秋是少陰。從冬起來。故水木火金自成次序。以水生木。以火生金。故生之序便是行之序也。孔子言精氣爲物。精便是水。氣便是火。子產言物生始化曰魄。既生魄。陽曰魂。魄便是精之靈。魂便是氣之靈。水便生木。火便生金。在人一身。初只是生腎水。次生心火。腎水上生肝木。心火上生肺金。造化只是如此。何嘗有兩樣來。天一生水。地二生火。天三生木。地四生金。此便是造化本原。其後流行亦只如此。四時之序。不過二天二地而已。所以洪範五行。亦只說水火木金土謂之五行。則行之序亦是如此也。以此可見造化之端倪。物生之本始。洪範又推之以

配五事。曰：貌言視聽思。前輩之說，往往以木配貌。其次序殊不可曉。且與庶徵肅又哲謀不同。不知洛書安排得自分明。何必如此牽強。以水配貌。水屬陰。陰有質也。以火配言。火屬陽。陽有氣也。水滋潤柔軟而生木。木屬肝而主視。火焦燥堅剛而生金。金屬肺而主聽。如此分配。則生與行只是一理也。人之一身。以貌爲主。貌者。一身之容貌也。整齊嚴肅。則心便一。故貌恭則作肅。人身發用處莫如言。心正則言詞端確。故儼若思。而後能安定辭也。造化以水爲主。學道以敬爲主。此洪範之要旨。前賢教人入道門戶。不是杜撰。直是與造化同體也。以此觀之。至精至妙。竊意前賢亦須見得如此。而不肯輕發也。尊兄以爲何如。試思之以見教。併舉似李司直。黃去私。恐可商榷也。又思太極只是極至之理。不可形容。聖賢只說到一陰一陽處住。只是箇一陰一陽底道理。所以天地寒暑晝夜生死。千變萬化。都只一樣。分而言之。則一物各具一陰陽。合而言之。則萬物總是一陰陽。然學者知此。亦只見得皮革。其精微處未必有所見。非尊兄莫與言此也。若不看到源頭。仍舊是候潮門外也。況又未必到此乎。安得尊兄一來相聚。旬月耶。近日朋友。卻是鄉間有一楊志仁。最能思索。儘可講學。亦相許以冬閒下訪也。閒居無事。只是讀書教子耳。他皆不必言也。吾人年事至此。百事只得放下。且以檢點身心爲急也。方兄之來。又得講習之益。年來朋友卻頗有卓然向學者。吾道之幸也。來諭別紙所論周子之語。言合。胡爲不自萬而一。言開。胡爲不自一而萬。竊謂周子之言造化。至五行處是一關隔。自五行而上。屬乎造化。自五行而下。屬乎人物。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。卻說轉從五行說。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。說各一其性。說出至變化無窮。蓋天地造化分陰陽。

至五行而止。五行既具。則由是而生人物也。有太極便有陰陽。有陰陽便有五行。三者初無斷際。至此若不說合。卻恐人將作三件物事認了。所以合而謂之妙合。合者非昔開而今合。莫之合而合也。至於五行既凝。而後有男女。男女既交。而後生萬物。此卻是有次第。故自五行而下。節節開說。然其理其氣。未嘗有異。則恐未嘗不合也。楊至之之疑。卻恐未曉此意。先生初然其言。後不復改者此也。

賤職甚簡靜。可以終日讀書。同官亦多賢。但郡侯庸俗。初到便相疑。至以書見。詆於廟堂。可笑之甚。此亦未免相玩。恐亦難久相處也。敵有必亡之勢。而守邊者乃此等庸物。亦無分毫備禦之策。只是一味脫空。逢迎。萬一有警。則牽連就死耳。果何罪耶。

生之序。行之序。以質言。以氣言。皆朱先生通書解中語。學者守其說可也。然義理須是自見得分明。若有所疑。正須講貫。若但如侏儒之觀優。則亦何益哉。中間所述鄙說。得諸兄詰難。甚幸。榦終不能釋然。且如生既有質。豈容無氣。行既有氣。豈容無質。木生火。火生土。曷嘗無質哉。此其所未明也。元德兄疑於天地二天三地四之說。與春夏秋冬不同。則前已辨之矣。去私兄以爲火能尅金。不應生金。何故夏之後便爲秋耶。借曰中央有戊己土。不知何月何日屬戊己耶。上旺四季。則何物非土所生。豈特金耶。金本土也。以秋燥熱而生金。謂之火生金。何不可也。火能尅金。惟其能生。所以能尅。又何疑焉。以耳屬金。是誠可疑。醫家以耳屬腎。以肺屬金。誠不應如此分配。吉父兄亦有此疑。然配與屬不同。屬者管屬之謂。配者比並之謂。論其管屬。則耳屬於腎。取其比並。則聽比於金。且何爲其聽比於金也。洪範五行五事。皆以造化之

初及人物始生而言也。造化之初，天一生水，而三生木，地二生火，而四生金。蓋陰陽之氣，一溼一燥，而爲水火，溼極燥極，而爲木與金也。人物始生，精與氣耳。大傳曰：精氣爲物，子產曰：物生始化曰魄。旣生魄，陽曰魂。此皆精妙之語。人物之生如此而已。精溼而氣燥，精實而氣虛，精沈而氣浮，故精爲貌而氣爲言。精之盛者溼之極，故爲木爲肝爲視，氣之盛者燥之極，故爲金爲肺爲聽。大抵貌與視屬精，故精衰而目暗，言與聽屬氣，故氣塞而耳聾。此曉然易見者也。然精衰則氣衰，精盛則氣盛，又初無間隔也。若以醫書所屬而疑之，則不知變之論也。至如去私兄言地非土，則不可曉矣。吉父兄論陰陽太極，以爲或以太極言，或以陰陽言者，非太極無以生陰陽，非陰陽無以見太極。此體用所以一原，顯微所以無閒也。易曰：一陰一陽之謂道，其示人切矣。五行之序，榦欲作三句以斷之，曰：論得數奇耦多寡，則曰：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，論始生之序，則曰：水、木、火、金、土，論相生之序，則曰：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，如此其庶幾乎。

五行次序，榦只見造化所以然者，只是一動一靜，又細分之，則有動之初，有動之終，靜亦然。其理如此，其氣亦如此。理如此者，仁了便是禮，禮了便是義，義了便是智，氣如此者，春而夏，夏而秋，秋而冬，故五行之序，只是水而木，木而火，火而金，金而土，其生如此，其行亦如此。若謂先有水火，後有金木，則不成道理，亦不成造化矣。今不將道理去推尋，只是隨人背後盤旋也。以此故頗疑生之序便是行之序，其詳已見別紙，更幸與朋友講之，有便見教也。

榦生平學問，自謂有得力處，今此之歸，方知向前，只是抱不哭底孩兒，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。

真能不動。方是學者。人生最難克。是利欲。利欲之大。是富貴貧賤。吾夫子只許顏子。子路兩箇。若是行處。打不過。便教說得天花亂墮。盡是閒話也。吾輩勉之。榦衰病如常。無足言者。老來深欲求閒。亦覺世道可厭。然終以家事相絆。未能脫去爲撓也。方明父來此。相聚數月。其於義理大端。講之甚明。而志氣高尚。尤切於義利取舍之辨。殊不易得。勉爲不已。向來朋友。恐未易出其右也。欲留臨川旬月。講論當有可觀者。甚恨不得從之。以聽緒餘也。

與閩縣學諸友

諸生不幸。先師棄世。痛慕摧割。不可堪處。教育之恩。昊天罔極。哲人云亡。微言將絕。又不但二十三年。依賴之私而已。計彼中皆知之。當同此痛苦也。奉別之後。日行百里。今早方抵此。而屬纊已十日矣。罪惡貫盈。醫藥殫殮。皆不及侍側。終身之痛。何以自釋。此中諸事已定。但與之略定服制。五服之親。各用古衣冠。諸生弔服加麻。制如深衣。用冠經方相稱。諸兄終有駭俗之慮。或者用麻布頭巾耳。大要且率聚持服行喪之人。三年之內。不可便散。如孟子所謂三年之外。門人治任將歸。則喪未畢。固不可歸也。若省親榦 許暫 告假師之喪。若喪父而無服。豈有一哭而散。同常人之理。此議稍定。不惟足以盡平日師生之情。又得朝夕相與琢磨理義。榦持舅甥之服。行師生之義。禮不可復歸。朋友相聚。方成倫理。私竊自幸。若得一二年。謹守規約。彼此皆不爲無益。而吾鄉之俗。亦當知理義者漸多。一旦至此。皆榦罪惡所招。何復云云。先生臨終。再三令榦不須歸。其樂得吾人相聚。其拳拳學者之心。雖死不忘。哀哉痛哉。學中不知今復何以處。

之。此是諸友自處。榦思慮之所不能及也。若須分散。則家中牀榻之屬。欲煩齊卿季亨收拾。送七家兄處。輅孫亦令還家。房中書冊。悉令收歸。一兩日遣人往取之也。六三哥立之謙之。舜和齊卿。恐皆當來奔喪。不可復緩。四方朋友日至。擇之充之。今日須到。其他凡曾從學者。蚤報之。林正卿之弟安卿。有書報正卿。可便爲附去。必大相許。一來相看。能同六三哥一出否。季亨仁父。或能偕來相聚。年歲亦佳。此閒米平。費用不多。立身大事。各宜努力。爲祝。會之既有被食在學。自可率茂諸人在學讀書。定然亦可與應哥相聚。莫令荒廢。維忠千萬將息。齊仲能與性之偕來會喪否。諸兄不及一一多祝。但切須立志讀書。此身未死。尙冀他日與切磋也。六三哥潘謙之。舜和不及一一附書。但煩維允錄此報令叔。周叔錄此報成叔。季亨錄此報六三哥也。伏紙悽愴。千萬自愛。

與林宗魯司業

榦同碎累離金陵。宿半山。次日碎累事行。榦以請祠未報。不敢偕歸。且復西邁。過池陽。留五七日俟報。若未有指揮。卽過九江。兩郡皆與舒相近。以見臣子不敢自安之意。然區區之情。決不敢復往安慶。以犯公議也。若所請不獲。又須力請。以至再至三。安慶已是一考。旣是解任。豈宜再往。榦年已六十七矣。若是終兩考。便是七十。精力已衰。不復成人矣。家中萬千未了事。及今亟歸。亦可略與整頓。每思楊子直。楊通老。廖子晦。皆以老不知止。三人後事無不狼狽。此可爲深戒也。年來覺得世道愈迫切。不可曉。李文昌以元僚見辟。乃是泗上旣敗之後。忽思蹇叔持重之言耳。榦豈願爲此哉。浮光之敵未退。旣責以守關。又責以

督戰。感文昌之知愛。不敢辭難。乃有以爲逼已而惡之者。制總兩司。謗書盈篋。胡卿面以見諭。曰。此不可留。必有相陷者矣。文昌亦曰。其人每好書。好論邊事。自某相辟之後。絕口不及邊事。殊不可曉。其意恐人之奪其位。而又陽爲舉以自代之言。是不思之甚者也。此豈可久與之處哉。兩淮江南屏蔽。又復與敵相鄰。則淮民尤不可不恤。今淮郡百姓被寇兵之害小。被官司之害大。去歲和糴。不問有無。必欲及數。不問士俗。必欲捉辨。以至敷馬草。敷巢縣寒屋料。敷廬州團樓木。並是不支本錢。郡抑之縣。縣抑之總保。與百姓等。一切常行之事。今皆急如星火。去歲和糴。於本府見管錢內刷去十五萬貫。今又要糴二萬石料穀。亦是不支本錢。今本府交割錢。亦且刮去無一文矣。今又添北來人請受四五萬貫。不爭則害民。爭則爲犯上。此亦豈可復爲哉。樂則行之。憂則違之。今既有憂矣。豈可不違哉。城壁一事。見今包砌。榦已措置下四百萬。榦矣。更諸縣約有百萬。自可足用。石灰亦各有指擬。人工諸色皆有定論。又分委寄居士友十二人。分百二十丈。皆忠實可託之人。每日早到暮歸。如治私事。不過秋冬閒便可畢。此不足勤廟堂慮。但得一賢太守以臨之。則自可不勞而辦。榦亦不願以此爲功也。但得歸老故山。疏食飲水。亦足樂也。更望親家力爲一言耳。然一身寄數千里之外。望歸如望歲也。

榦碌碌寓此。已三季矣。自度非仕進之具。無頃刻非思歸之日也。來書所諭以版築之役。謗言四起。尤使人慨然。便欲謝冠冕而從農圃也。顧生平本不作榮進之想。直以爲貧如爲人傭雇。姑就斗升之祿耳。樂則行。憂則違。謗與不謗。用與不用。亦何足計。顧彼謗者固非也。汲汲解其謗者亦非也。置此身於天地閒。



以聽天之所命。但得不得罪於當世之善人君子足矣。他何足戀。他何足畏哉。制參之除。李公可謂不知人矣。如榦者。又豈能有補於制司之毫髮哉。今朝廷清明。英俊布列。自可折衝於萬里之遠。遠人畏懼。其效可見已。而況參乎。己具申匄。免開春再上祠請。得歸幸矣。此則全望親家曲爲之地也。

榦十七日抵九江。復被不允之命。安慶乃是舊物。可以無嫌。然已除歷陽徐守矣。以榦之辭歷陽。遂奪徐守之安慶。榦又居而有之。於誼安乎。平居無事。動遭口語。況於有此嫌疑。正好議論者。所以藉口。榦又何以自明。去年之方築城也。則曰此書生怯懦耳。及其速成也。則曰此必勞民也。及其費省也。則又曰此必擾民也。不思往者百年之閒。所至築城。爲人所欺。而反歸咎於費用之太省。工役之太速。是必欲相率而爲欺也。如此。尚可以起功名之念耶。至其尤可怪者。泗上之役。輕脫之最可笑者也。安慶深僻。全不知所以收衄。所以調發之由。及至金陵。徐而叩之。至今亦莫知其故也。乃有倡爲之說者。自是好言恢復者也。是嘗與泗水之謀也。安慶去金陵六七百里。制府欲爲此秘密之舉。豈肯泄其機而謀之於數百里之外耶。使榦果有恢復之志。又豈肯甘心築成以自固耶。制帥以泗上旣敗之後。方思老成遲鈍者之可用。然後辟以爲元僚。使榦果若後生輕銳之爲此謀。以誤制帥。又胡爲於旣敗之後。方見辟耶。又其辟之辭云。曰。榦之所言。無非保民固圉之術。又何嘗言其善談恢復耶。夫言恢復者。紹興初先儒之論也。然亦未嘗不以量力伺便爲先。亦何嘗不察事機。如是之輕舉哉。況榦何人。乃敢開此大口。兵之勇怯。將之能否。器甲糧廩。漫不知其虛實。乃敢抵掌而談恢復耶。制帥以元僚見辟。朝廷令且包砌城壁。則是未嘗供元

僚之職。又令其往黃州措置關隘。又令其往光州督戰。此皆迫於上命。然亦未嘗啓行也。而惡之疾之者。紛然而起矣。使榦不量事力。冒昧居元僚之任。則天下之惡。將皆萃於其身矣。軍旅一起。征役繁興。不量有無可否。州迫之縣。縣迫之總保。總保迫之百姓。兩淮之民。不勝其苦。外爲強敵所侵。內爲州縣所迫。是大可念也。後唐以茶鹽結淮民。而取其米麥。謂之博征。周師一至。淮民簞食壺漿以迎之。此大可監也。如此。尙可以爲郡耶。只此數事。則安慶決不可以復往矣。行年幾七十矣。痰喘之疾大作。不可支吾。只得且借濂溪祠堂安歇。以俟報可。然一身資糧易竭。恐將無以爲歸。萬望爲徧告相識。力稟之相君。放歸山林。不勝大幸。若又不從。又只得力辭。卻恐上觸朝廷之怒。甚非小官能當也。

與某某書

聞來歲且欲歸仙里。榦近思之。惟以求放心爲本。一動一靜。一寢一食。不可離此三字。便有以爲之根本。然後可以讀書玩理也。更與吉父去私共講之。譚仲南曉得此意。但亦無著實工夫。所謂其行不揜焉者也。如吾人又說得工夫太散漫。不濟事。城中得此二三朋友。亦可以數數相聚。何必至來年八月方得以相聚耶。榦特以老年不欲棄墳墓。亦甚有卜居臨川之意也。兩小兒甚荷教誨。平生所見小子之師。未有如此之勤且切者。亦此子之幸也。尹中父肯相從來。望如暇日相見之次。便以舊令尹之政力與之語。爲幸也。

與孫居敬提刑 約

幹野拙無庸。自山中來。寄迹宦途。於世事全不通曉。又生平鄙懶。不解作世俗語。故於當世之名卿大夫。未嘗敢以書問自見。至於據案親書。以見慇懃。則尤自知語言之不文。字畫之不工。而不敢輒作也。若某官名德之重。世所共服。是以不敢自外。況自視事以來。覽觀書判題詠。經營締建。皆偉丈夫所爲。非世俗所敢希望其萬一。繼此者亦得以鼓庸懦之氣。而追高賢之躅。此幹所以感幸而不能自己也。由郎官歷赤壁。揖李蘇二仙於蒼茫埃壘之外。其胷中之浩然者。又非可以前日論也。持節湖湘。收拾衡嶽洞庭於胷中。然後還清班。登法從。危言正色。建宏偉之議。以挫儉庸之氣。此善類之所共望。非幹之私禱也。幹老矣。一官奔走。大非得已。自父兄以來。無瓦石之儲。迫於號號之累。是以隱忍在此。感君上之隆恩。一日不敢自怠。惟性資狷介。與世寡合。亦不敢爲長久計。某官軫念舊治。苟有以教誨之。使得以苟逃曠責。千萬願望。

### 答林公度

前承誨以諸疑。久稽拜答。此人去亟。亦未暇詳細。但區區之意。欲長者且於虛靜處認得分曉。又於閒靜時存得純固。此乃萬里□□□□原看到惺惺處。則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。不過十日之功。肯細心磨講。則洞然無疑矣。

衰病之餘。益覺世味無足留戀。百事紛來。與化俱逝。獨義理一途。與天地通。誠不可不力行也。惺惺二字。眞學者入德之門。比以叩稟老先生。亦深蒙印可。吾輩不可不留意也。尊兄不以齒德之高下。與鄉閭晚

輩爲伍。只此一念。豈他人可及哉。顧不肖重以自愧耳。

不能安貧。強顏求祿。敬讀誨語。陳義甚高。歎服歎服。況令所疑。尤衆所指。目其昭然立。的以自取彈射。無可疑者。然顧瞻四方。亦何所容其身哉。入門而求己。則餓死。出門而求人。則辱死。古之人所以無可奈何。而安之曰命。則命雖窮。未嘗屈也。又何必過自疑畏也哉。屬以外移。合歸本貫。銓量事。隸州家。須半月可畢事。事畢。去求山寺。度量七月初。便作歸計也。

斯文不幸。先師卽世。痛慕摧苦。不自堪處。同門之舊。諒均此情。榦晨夜兼行。衝冒風露。痰喘氣促。至今未復。氣息奄奄。亦非久於人世者。重念半生函丈之側。一旦失所依怙。總角聞道。不自刻厲。識見未明。今無復振趨之地。奈何奈何。朋友解散。講問寂寥。又不勝微言將絕之慮。鄉間年來朋友。幸皆有向道之意。若得相予勉力。以共扶斯道。庶幾先生死而不亡。尙賴長者出爲主盟。毋使悠悠虛度歲月。五穀不熟。不如莠稗。可爲深戒。明年科舉。又在目前。諸友想未能忘應舉之念。讀書作文。亦本分事。更幸痛勉之。須是博採前賢議論。熟讀古人文字。令氣質勁健。乃佳。栗山諸兄。須得六三哥爲之領。必大季亨相予維持之。日作課程。莫令廢惰。區區至願。

承欲此來。甚幸。鄉者朋友來者。已徧。鄭成叔。唐華卿。皆以頃年嘗一參侍。亦皆奔赴。此亦足見人心同然。不能已者。不知何日得遂一見耶。一動想亦費力。須得驕馬乃佳。吾人血氣向衰。不宜勞頓。恐易生疾。遲速之期。亦更審處之。榦憂苦貧病。不自聊生。葬期在今冬。只得留此候葬事畢。或須一歸。衣食所驅。恐亦

不容遂築室於場之計也。與諸友建議，欲於城中度一空地，立書院三間，內設先生祠。歲時一日畢集，頗有樂施金者。此議若成，亦不免遣人持疏到栗山也。禍患摧苦，殆無生意。先人生平以清苦自將，兄弟相與恪守家法，幸不得罪於朋友。先兄平生一介之行，亦閒有過當處。然今觀之，豈惟吾家不復有若人哉？痛苦痛苦，未易具言也。以是深憂家聲如此隕然，不可復振。愁憂無聊，欲見尊兄面訴之，無從也。故因此詳布之。蒙頒賜奠儀，已薦陳矣。先兄平生於朋友，無足當其意者。獨於長者深所敬愛。計聞此惻然，當甚他人也。先生葬畢，事朋友遠來，失聲墓下，傷哉痛哉。念之淚下如雨，未死之身，將復誰依耶？今日已耐廟，音容益遠，不及九泉，無相見之日，傷哉痛哉。

榦諸況如昨，無足云者。特一念長者，未得即見，爲之慨然。朋友講論，不敢放過，然亦未甚見有勇猛精進者。近得先生書，亦再三以此爲問，其拳拳後學之意至矣。顧榦自治不至，又何以起發朋友之善意哉？榦以禮書未就緒，劉用之相約過神光，爲卒歲之計，度亦不能久留，只俟虞兄爲先兄擇地了畢，即爲歸計。今日暫走箕山，相去三十里，不得一見，殊深悵然。吾人相與之意，分雖朋友，情猶兄弟，雖終身相依可也。各以事牽，其勢難以久合。榦方奔走爲衣食計，兄亦老且倦游，異日思欲爲今春草堂夜話，舉觴相屬，豈可復得哉。臨書不勝愴恨。

榦猥賤苟活，爲朋友羞，然他無以自治，則不若食其力之爲無愧耳。久敗之場務，幸亦漸成倫理，酒酣氣振，且笑且歎，終不若歸故山之爲樂也。已一考有半矣，但恐任滿無以爲歸。若可達里中，則又當尋尊兄

爲旬月之游也。髮已種種，齒牙動搖，目視茫茫，非久於人世者。門戶衰頹，諸姪皆不能自立，深有可慮。但世事皆非人所能聽，料只有之而已。

榦一墮宦途，如入苦海，終歲汨沒，人生幾許，十四年不得休息，真是可厭。世間以仕爲樂者，以其富貴也。然求富貴者，非爲盜則爲佞，僕誠不能。其貧且賤如故，進不得行其志，退不能活其家，以是思之，不若放歸山林之爲樂也。三上香火之請，方遂所圖，以是月七日抵寓舍，亦欲亟歸省墳墓，訪親舊，從人旣遣，不能徒行，少俟秋涼，卽謀歸計。一生鞠育於辛苦之中，今三子已娶，兒婦滿前，亦人生幸事耳。但自度不足以活之，只得散居，令其人自爲計。六郎歸鄉之計已決，性資拙樸，未能讀書，然頗好書，向所寄書冊，渠欲得之，乞付之爲佳，恐有重本，欲留宅上者，可面諭之也。

榦爲貧一出，奔走十五年，於公私之計，普無所益。性本介僻，學又迂疏，與世寡合，與義不受辱，引疾奉祠，投閒故里，百懷未易一二言也。歸來怯寒，無日不病，閭里故舊，朝夕來訪，只辦應酬，或至對客終日，念欲一拜書，亦不可得。徒切悵望而已，不謂反勤先辱，尤深愧悚。榦以先閭爲姪輩占住，無所安息，偶帥參相念，以南法雲僧堂見遺，見障織居止，其前有園，可以開門，從大路出入，不與髡徒相干涉，其側卽萬歲諸刹，幽靜最擯棄者所宜處也。

### 復陳師復監簿

頃於諸先令兄多雅故，獨以未及參議爲恨。三四年來，每得謙之兄書，未嘗不言篤志好學，推己及物之

盛美深切歎服。然亦不敢遽以姓名自通於穎人。近者又復拜觀應詔之章。懇切簡直。皆人所難言。數十年所未見。其爲向慕。又不但前日所聞於謙之兄者而已。繼承台翰之賜。捧讀不勝惶悚。自顧衰暮。何足以當勞問之厚。榦少不自量。喜從師游。竊有志於聖賢之學。中年帑累猥衆。偶得一官。仰祿爲治。一行試吏。講習遂廢。重以先師棄諸生。朋友解散。蓋不待七十子之沒。而大義已乖矣。日夕惕懼。如負芒刺。忽聞執事志道之篤。立行之高。乃如此。喜躍不能自勝。想先師九原之下。亦當爲之擊節。喜吾道之有傳也。朝廷之事。既有如諸賢之所論奏。而外之所恃以爲人物者。亦多不可曉解矣。所以降災者。方數千里之旱。今之所以救災者。又皆具文中。原蕩析。旣不可支。而邊陲守禦。亦殊未有可恃之策。腹心之疾未愈。則耳目百體無往而非病。良醫之藥旣卻而不用。則事無可爲者矣。榦衰晚不才。分甘投棄。昨上香火之請。本無他意。只是年老不堪從官。未蒙俞允。姑且安之。適趙興國持倉節。於榦爲姻黨至親。不容不引嫌而去。自是可以退安田野。以卒舊業。以終餘年矣。

### 復陳師復寺丞

寺丞天資高明。閒居益加涵養。吾道之幸也。榦不能安貧。冒昧一出。信道不篤。徒深悔懼。抵此五日。卽聞浮光之警。人情未相諳悉。無以爲策。今敵騎已退。上下相安。稍可措置。最若是郡無城壁。便卽興工。剏築度費五六十萬券。郡中亦有一二十萬。皆是前政椿積。已申朝廷之錢。亦不暇問。只得支用。郡民便之。施竹木工役夫米者紛然。此亦不容但已也。亦請於朝。乞四十萬券。未必應副。亦無可奈何。只得旋措置也。

秋冬閒了得此一役。便可勾歸矣。敵騎之來。亦不過數千人。此以數千人與之戰。初亦小勝。已而大合。殺傷相當。有貪功輕進者。遂爲所敗。吾之所失遂多。度亦不敢以實聞也。諸賢施行。大抵未有起人意者。到此一月。以六書達制帥與議邊事。皆未得報。豈以其切直而惡之耶。抑以倉皇忙迫而未暇也。今只得自作家計。修城壁。造器械。排保伍。日夜與諸邑講裕民之政。漕臺欲運合肥米至安豐。相去二百里耳。卻來起安慶四萬夫。安慶至合肥。已是四百里。捨近取遠。人情皇皇。只得力拒之。幸而得免。便覺百姓有歡舞之狀矣。他事皆可闊略。有敢害民者。必痛治之。如此。亦稍可支吾。但大勢可慮耳。恐非一木所能支也。李貫之尙留九江。亦屢得書。此等人物皆引去。爲之奈何。

久不拜狀。正切尊仰。祝兄來承台翰之賜。謙之兄繼至。又得熟聞爲況之祥。至以感慰。賑濟區處有方。人賴全活甚善。郡政一新。又可以風厲流俗。使人知儒者誠不負於斯世也。榦衰老。念歸未能。今邊事復動。亦不敢請歸矣。敵犯浮光。其勢甚亟。城雖未可破。而四出抄掠。生齒塗炭。甚可念也。此閒土城雖已圓備。但未包砌。馬面尙少。未爲可守。但既有城壁。亦只得效死守之。此閒世俗。皆以爲丙午辛巳丙寅敵之犯淮。皆不到此。故士夫之愚者。亦全不以爲意。軍器全不整齊。士卒千人。多是老弱。皆須旋行措置。去歲一版築。故此等事皆有所不暇及。今亦一面料理。輒有小稟。此閒軍器。最是弓箭更無一隻。可怪之甚。偶見詹簿說。使郡弓箭甚多。且箭材乃地產所出。妄意欲就借箭萬隻。少亦須借五千見箭。卻借五千箭材。角弓得四五張。卻煩一面製造。以補還。仍示及價直。便當納還。儻蒙軫念。一郡均受鄰邦之賜。若非事勢忽



迫亦不敢相撓也。已令此人齋錢就彼雇人擔擎以來。至望至望。翰讀書愛日之意甚切。而精力不逮。每切爲慮。新歲已登七十矣。來日苦無多也。朋友紛紛。不爲無人。氣力足以任重者。誠不易得。故所望於左右者。忽不自知其拳拳也。靜處下工。誠爲長策。然居敬集義。博文約禮。皆不可廢。朋友切磨。固欲相觀而善。然講習一事。尤爲至切。須將聖賢言語。逐一研究。不可以爲非切己。若不自此用功。則義理不明。生出無限病痛。李貫之全是就講學上用功。晚年大節光明如此。讀書豈可忽哉。留丞相晚年歸來。日課朱先生詩傳。朱先生每對人輒歎服之。蓋捨此實是無進益處也。不知高明以爲然否。翰昨日得相識錄示小報。知己被予祠之命。乃十二月十七日指揮。今日邸吏發報狀。尤分明。此雖父兄爲子弟謀。無以易此。遂使衰晚得免無廉恥之罪。君父之恩大矣。若得省劄蚤下。不復以家事關念。則自今以往。無非安坐讀書之日矣。別紙寵貺。仰叨愛予之厚。恐其匱乏。無以全其守也。若祠祿不下。亦只得判作饑死。年來卻見得此事稍分明。死常事耳。朋友之饋不敢辭。私居辦此。令人不能安也。

與孫行之正字

翰衰晚。負丞竊粟。自知亡補。忽叨予郡之命。皆朋友過相推許。是以此不敢以爲喜。重以爲憂也。自金陵五十日。方抵此。民甚醇。訟甚簡。財賦亦從容。安平無事。不妨爲守之樂。但襟江帶湖。吳蜀往來之衝。武昌唇齒之國也。若欲屹然。真可當于蕃之任。則非所敢當。郡無城郭。有兵二百人。倏來忽去。月給甚薄。緩

急亦安所恃耶。小郡若非所急。無漢陽則無武昌矣。抵此二十日。且以治財賦。增兵廩。大開赴愬之門。以平民之曲直。其他所當經理者。俟見顛末。續當有請也。既不能不仕。仕則不可不任其事耳。但天性拙直。與世寡合。易以取禍。又不知果能安於此否。安與不安。亦一切聽之也。在己既無以逾人。視人之所爲。又多不滿吾意。不知此世將誰與扶持耶。自今觀之。只是義理不明。人心不正。舉世滔滔。聚一大團私意於天地間。如濃膠厚漆。牢不可解。吾輩且戲吁太息於其間。亦愚矣哉。膚仲遂得歸。可喜。但聞其病手戰。亦可念也。真丈如何。閒且歸建寧。果否。敬子聞以疾辭。皆使人有愧也。此聞傳聞晦伯侍郎抗疏論遣使事。恨不得見。能錄本見示否。

## 與趙省倉

人來承惠書。雖未及瞻拜。固已深服足下資稟之粹。趨向之高。而非流俗之所敢望也。顧僕衰老。困於吏役。離羣索居。有負初心。何以謝來教之辱耶。世方急於利祿。而獨安於奉親。世方趨於卑陋。而獨志於聞道。尚賢而取友。孰有過於足下者。此僕之所以不敢默默而無言也。竊觀來教。以孔門欲爲有用之學。而又欲其大有所成。就歎其老之將至。而欲爲有用之歸。然義理之精微。心術之隱奧。所差甚微。而天理人欲之分。君子小人之判。自此而決。不可不察也。聖賢之學。固求爲可用。而求之常在己。欲施於有用。而得之繫乎天。求之在己。則內外一致。而所造者正得之。在天。則窮通一視。而所處者安。故其教人。雖欲其有用。而未嘗切切於用也。曰明明德。而新民在其中矣。至其用之則行。舍之則藏。而亦曷嘗適莫於其閒哉。

志於學而先以用爲心。則固已馳騖於其外矣。至其用也。則事求可。功求成。安於義命者。固若是耶。立心一差。則將無所不至矣。聖賢立教。蓋以人受天地之中以生。具有仁義禮智之性。必先格物致知。而力行之。所謂用者。亦卽此而推之耳。曷嘗先以有用爲念哉。孔門之徒。惟曾顏未嘗見於用也。而三千之徒。卒莫能及。由此觀之。則爲學之要可知矣。孟子曰。君子所性。雖大行不加焉。雖窮居不損焉。爲學而先以有用爲念。則是未知所性之貴。而有外慕之心焉。故敢以切己務實爲足下獻。榦老矣。方力上句祠之請。而求爲無用之人。宜其於足下之言有所不合也。交淺言深。惟足下亮之。

答陳泰之書

倫

榦伏承不鄙。特枉臨顧。先之朋友以達其意。副之長箋以述其情。志甚篤。貌甚恭。辭甚遜。以榦之愚不肖。上之不能取高官耀閭里。中之不能作文章誇聲名。下之不能蓄貨財養妻子。此世之所謂無用而不齒焉者。顧何足以辱足下之好哉。豈非之以其嘗從先生長者游。而獲聞君子之大道歟。足下之意則甚厚。而榦安敢不竭其誠。敢以所聞爲足下言之。夫學之有志。猶三軍之有帥也。約束旣明。申令旣審。鼓行而前。有進無退。磨礪乎理義之刃。而斬刈乎利欲之場。先登乎道德之郭。而策勳乎聖賢之府。非有志而能若是乎。巽懦怯懦。背公營私。鼓之以仁義。則氣索而不進。脅之以利害。則手戰而請降。氣馬逸而不可收。心地蹙而不可復。非器不利。帥之罪也。然則爲學之方。捨此宜無急焉者矣。足下居長溪之西偏。裹糧而趨。不五日而至武夷夫子之舍。望洋向若。以觀世之大勇者焉。毋徒下睨汗濱之中。而覲吞舟之獲也。足

下其亦亮之。敬字看得親切。但常惺惺法。爲主乎整齊嚴肅。其心收斂。不容一物。所以持乎主一無適。似太分裂。試更思之。此學問之本原。而終身之所當服行者也。先師永逝。吾道益孤。所賴者朋友相與維持。然如許重擔。亦須奮不顧身。方能負荷。若沈浮世界。與庸人奚異。百年之身。世閒利害。所直幾何。若不勇猛向前。則二三十年。遂無此身矣。可不大懼。

承諭且晝念慮。不如平旦靜坐。此亦只是常覺。不知常加提撕。則久當純一矣。不見道體。卻亦不須如此。著意行吾敬。故謂之義。亦只是作行吾敬工夫而已。又著一心。要見箇義。卻恐有病。學問大方。只是致知力行。持之以敬。只怕人不用力而已。別無好法也。

致知乃入道之方。而致知非易事。要須默認實體。方見端的。不然。則只是講說文字。終日譏譎。而真實體段。元不曾識。故其說易差。而其見不實。動靜表裏。有未能合一。則雖日爲善。而卒不免於自欺也。莫若一切將就。自身上體著許多義理名字。就自身上見得是如何。則統之有宗。不至於支離外馳也。

與李貫之兵部書 道傳

連辱書誨。三復感慰。旱勢可畏。臣子同憂。契兄正當其任。想見不勝憂念也。昨承諭及數條。誠爲切要。然神而明之。存乎其人。苟非其人。徒爲文具。莫若且於部內擇精敏公勤官屬數人。分類管轄。守令之不才者去之。無過而庸懦者易之。庶幾得一人。則一道一郡。可以無憂耳。他皆未見長策也。此閒種不入土。米價翔貴。但自初旱。便逐急糴米。已糴二萬石。舊積亦二萬石。常平五千石。目今逐日出糴。比之江南。亦十

六文一升。城之外帖然。不見其爲旱也。漢川一邑。素有蓄積。知縣又曉事。亦可無慮。漢陽縣鄉下種口頗多。目前尙有可支。吾至冬春閒。卽發粟以賑之。亦可過此一阨。諸司亦無掣肘。但此閒與鄂渚對岸。例是齟齬。亦只是頑以待之。吾人去就輕。則百事皆不足爲累也。六月初。遣人勾祠。只是自覺年事至此。於義當退。預爲此舉。庶幾異日再請。則其志可遂也。憂世而救世之術疏。憂道而學道之功廢。若乞得數年之閒。自放山林。以遂初志。莫大之幸。語錄事承見諭曲折。初亦深恐削之太甚耳。若只如此。亦無害。又得味道兄整過。可以無憾矣。大抵鄙意以爲此等文字。寧過於詳。則刊之爲易。若先求其精。則一削之後。不可復求。此爲可慮耳。序文全不成言語。留此人旬日。亦欲依命修改附去。竟做言語不成。一是熟。二是多事。終日昏憤。旦夕專人拜納。其他亦併俟後便也。如目錄以所記年月爲序。如今去僞者。番陽人初識之年。方十七八。乃己亥。在南康相會。自後絕不知蹤迹。不知此錄從何得之。遽列之第二。未知安否。更熟思之。記錄之人。真是學者。如子晦丈。漢卿丈之類。絕少。再相記錄所聞。及大段背馳者甚多。但以年月爲次第。似亦未安。或分爲兩樣。第以歲月。亦似未穩。可更商量。榦後便更思之。當拜稟也。



#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四

書

## 復李貫之兵部

豈弟慈祥之政。撫摩凋弊之郡。使幽隱無聊之民。各得其所。世之鄙薄儒生者。閉口不敢吐氣。吾道之大幸也。排去貪守。明辨是非。皆非敢望於今之人。昨在湖北。見爲監司自號剛直者。坐視列郡之無狀。噤不敢發一語。然後知吾人若非見理明。利害輕者。終是低回顧望。不快人意。求百姓之受惠難矣。大抵小人之爲非固可惡。吾人以善類自名。而胷中全是利害者。尤可惡。所以使吾道爲世所鄙薄者。皆斯人爲之也。得尊兄在東南。不惟前賢道學之緒得所託。而政事氣節。遂爲一世儀表。亦國家宗社之福也。榦投老山林。竊自增氣。不知手舞而足蹈也。榦歸建安寓居。整整四月矣。向來數椽。二十年前所置。容膝之地。初亦甚安。今拏累數倍於前。不足以容居。旋於舊居之後。架小堂。方不過二三丈。以爲送老之計。坐是亦頗擾擾。更旬日亦可休息。一意杜門觀書矣。朋友數人。皆欲秋試後相訪。亦可相與切磋義理。非講習叩擊。終是不分明也。近於鄉閒。取得所修祭禮來。幸無去失。併喪禮皆可入禮書類中。然亦尙欠修整。當官固以無暇觀書爲恨。閒居又以無筆吏抄寫爲撓。因閱故書中得慶元三年朱先生所書編禮人姓名。爲之感慨。益思是書之不可不蚤定也。然亦須朋友二三人來。方可參訂。味道。子洪。皆有志於此者。獨恨道遠難

相屈致。榦亦無力遠出。不能攜書以就朋友觀。先師晚年於此極倦倦。殊使人爲之不安也。若得契兄持節入閩。有以資朋友之來。則不但是書之可續耳。決去就雖甚力。朝廷顧惜事體。亦豈遽從所請。若如來教所云。且留九江。榦亦當齋糧爲數月承教之款也。向來從學之士。今凋零殆盡。閩中則潘謙之、楊志仁、林正卿、林子武、李守約、李公晦。江西則甘吉父、黃去私、張元德。江東則李敬子、胡伯量、蔡元思。浙中則葉味道、潘子善、黃子洪。大約不過此數人而已。年來得尊兄併太府陳寺丞相與接續。尤覺此道之不孤。若且得留東南數年。吾道之大幸也。世事難言。尤非閒退之人所宜。只得此道大明。人物輩出。清議所在。彼自無所容其喙。亦且有所畏縮顧忌。或革面以從善也。吾人所能致力者。止此而已。最是廉恥道喪。風俗波蕩。略無羞惡之心。但知貪利嗜進。吾輩中非卓然有特見者。未有不爲之移惑。以喪其所守也。來教所謂激成黨錮之禍者。決不至此。此誠至論也。東漢黨人。便是孔子所謂狂者。使有聖人爲之依歸。皆是游夏向上人物。今豈敢望此哉。四十萬人齊解甲矣。安得相與爲黨。而激成其禍哉。榦嘗記得在先師侍側。偶因舉孔孟出處去就不同處。以爲問。蓋亦疑先師當有不屑就之意。先師答云。某只見得志士不忘在溝壑。一句分明。當時亦未甚曉解。近日思之。委是至當之論。若不如此。不是真丈夫也。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。人以爲善類。賴以全活者甚衆。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。嘗竊疑之。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。士君子行己立身。自有法度。有義有命。豈宜以此爲法。天地如此其廣。古今如此其遠。人物如此其衆。便使東漢善類。盡爲宦官所殺。世亦曷嘗無善類哉。若使是丈夫。又豈畏宦官之禍。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。以全



其身哉。吾人於此等處，直須見得分明。不然，未有不墮阨落，墮者，也。韓閒居甚適，嗽疾亦爲小害。諸子亦次第皆能撰飯喫，不相累矣。若有祠祿，亦稍可支吾。若無祠祿，諸子亦可作書會，以養衰老也。池陽相去遠，若移節在閩或江西，亦卽走承教也。所答胡伯量鬼神等說，今以所說鬼神大意錄去。是否，幸見教。春閒過康廬，胡伯量出示諸人講論祭祀鬼神一段，見味道兄所答詞，甚精甚巧。尊兄從而是之。伯量又爲之敷衍其說，然愚見終不敢以爲然也。此蓋疑於祖考已亡一祭祀之頃，雖是聚己之精神，如何便得祖考來格。雖是祖考之氣已散，而天地之間公共之氣尙在，亦如何便湊合得其爲之祖考而祭之也。故味道兄爲說，以爲只是祭己之精神。如此，則三日齋，七日戒，自坐而享之，以爲祖考來格，可乎。果爾，則鬼神之義亦甚麤淺，而聖人常謹言之。何耶。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，生而盡孝，則此身此心，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。升屋而號，設重以祭，則祖宗之精神魂魄，亦不至於遽散。朝夕之奠，悲慕之情，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。及其歲月既遠，若未易格，則祖考之氣雖散，而所以爲祖考之氣，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。祖考之精神雖亡，而吾所受之精神，卽祖考之精神，以吾受祖考之精神，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，神氣交感，則洋洋然在其上，在其左右者，蓋有必然，而不能無者矣。學者但知世閒可言可見之理，而稍幽冥難曉，則一切以爲不可信，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。蓋嘗以琴觀之，南風之奏，今不復見矣。而絲桐則世常有也。撫之以指，則其聲鏗然矣。謂聲爲在絲桐耶。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，則寂然而無聲。謂聲爲在指耶。然非絲桐，則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也。指自指也。絲桐自絲桐也。一搏拊而其聲自

應。向使此心和平仁厚。真與天地同意。則南風之奏。亦何異於舜之樂哉。今乃以爲但聚己之精神而祭之。便是祖考來格。則是舍絲桐而求聲於指也。可乎。此等事直須大著心胷。平看聖賢議論。庶乎其可通矣。鄙見如此。更望見教。

按行屬郡。具得吏治民情之大要。酌其利害而罷行之。此使者大務也。今從仕亦只得如此。若欲百姓真得蘇醒。非大有所更張不可也。亦竊歎保正戶長之爲民害。保正合管煙火盜賊。此大綱法度如此。若真有剽劫及奔失凶身。豈可責之保正。當巡尉任其責。而寬保正。則保正不難爲矣。戶長自可不差人。戶租賦自合輸官。官立期限。有不輸者。追而治之。則人自輸矣。又何必戶長哉。此皆徒爲紛擾。以困中產之家也。此事難言。今之爲政。只是循習。無所作爲。則爲良吏。小有更張。則人以爲駭。更不思義理當如何耳。大早如此。真有可慮。目今米價已騰踊。直至來歲秋成。方有可望。歲月長遠。誠可憂懼。未有奇策。聖主憂勤。見之施行者。每伏讀之。令人感涕。求言之詔。固臣子所當竭盡。淺言之則無益。深言之則復蹈何生之轍。是乃所以箝天下之口也。李舍人之去。尤可驚駭。自古規模如此者多矣。覆轍可鑒。何苦而復襲其迹耶。契兄當一路之寄。常平揀荒之職。誠是難事。只得每郡擇一二賢吏而委任之。申請朝廷。多求金錢。散遣僚屬。於豐熟州郡。廣行收糴。以爲備。他未有奇策也。郭生之除。此亦常事。其人善結託。諸公嘗以邊郡薦之。渠亦此以自詭。淮西李帥嘗按之。既不可令去。遂令其來湖北。想到此。便以郡除。又豈爲榦一人。而使朝廷皆不除用人才耶。正不須以此引嫌也。但榦之來。此便已立定規模。只住半年。便爲去計。此月半已

得半年矣。更數日後，便遣人引疾，勾祠蓋實是衰老，自覺前路無多日月，只得乞骸骨歸故山。初不以彼而去就也。但前此常建築城之議，綦吳二公皆贊其謀，且捐金以助其役。遣人到中都已兩月，未得報，亦欲未報下之前，先爲勾祠之請。萬一築城之議已下，又須展兩月，卻陳乞也。更俟數日看如何。彼不足道也。語錄切不可刪，只得全寫，便有重複，亦無奈何。若吝所費，則不若勿爲。若病重複，則不如勿刊也。南康有兩三朋友在此，又搜尋得數家，更俟商量，專人拜納，并序語納去也。

### 答林季亨書

翰承書，忽聞公度六三哥有母夫人之喪，傷悼無已，適以逼行，未及趨慰，徒深負愧，不用浮屠。自世俗視之，則爲難。自吾人觀之，此至易事。治喪乃吾家自事，外人議論何足恤。須是見得以薄道事其親，乃所以爲不孝。以先王之禮事其親，孝莫大焉。便自然胷中無疑。喪服不能盡如古，餘親齊只得用麻布頭巾，及麻布涼衫足矣。助喪之人無服，則只用白絹涼衫。若有服，則各如其服之輕重。此更自斟酌。但六二哥六三哥六三哥體怯弱，遭此大禍，實難堪處。季亨諸兄更朝夕與之相伴，勉令毋至過毀。乃幸六二哥六三哥兩日來所處如何，稍能支吾否。心甚念之，恨行速，不得一往慰之也。告爲致意，向民遺訓附往。生平所聞於師友，可以終身行之者，只是獨立不懼四字，願與朋友共之也。

天理之節文，此是從裏說出。人事之儀則，此是從外說入。理虛無物可見，節是有上下高低。則如曰：樣則且如天子十二章，上公九章，各有等數。此是節。若山龍華蟲之類爲飾，此是文。如下不敢僭上，諸侯

當用九章則安。用十二章則不安。此是天理自然處。又如人裹頭巾著衣服之類。此是文處。若不裹不著。則不得。此是天理處。如冠如昏。此是人事。若冠禮裏面有三加揖讓升降處。此是儀。若天子元子冠禮。則當如何。婚禮則當如何。嫡子則如何。各有則樣。此是則處。則如曰恰好。

仁者愛之理。心之德。愛之理。是偏言。心之德。是專言。程子所謂偏言之則一事。專言之則包四者是也。

答林子至書

惠書具知近況之詳。役事爲之悵然。年來州縣例是不恤百姓。無措身之地。並緣軍期之名。以爲封殖計。所在皆然。榦晚景冒昧一出。誠不忍百姓之被害。不避仇怨而與之爭。自度決不能勝。脫身遠避。便雖獲譴。亦所甘心。故聞此等科擾事。雖在畎畝。猶不能不戚然也。還家四十餘日。但求安靜以度餘生。然城郭人事。亦不能免。只得隨分應酬耳。旦夕須到箕山。恐可求見也。

承誨字喜聆。役事已休。深可贊慶。當官者無復安富恤民之意。令人太息。榦老矣。歸來亦欲溫舊書。以度餘年。精力疲甚。未能如所志。江左自有管夷吾。政可自逸也。推之者固多。阻之者亦力。太虛浮雲。俱不足爲輕重也。令似字序納去。殊愧草草。

榦投老歸來。引疾旬閒。圖晚歲與知舊往來山谷閒。以終餘年。朝家不貰。起以大郡。進退政自難處。已遣人力告廟堂。以必得閒爲期。二月半閒。此事可決也。春事向煖。須至箕山。爲旬日之留。恐可奉屈求款晤言也。

答鄭子立書

榦至愚無所容於世。年既踰冠。始獲從先生長者遊。又不能刻意勵行。因循怠惰。卒無所成。足下以鄉閭之秀。年少氣銳。乃以可畏之資。下問於不足畏之人。不惟自愧其冒過情之譽。而亦竊歎足下擇交之不審也。然嘗聞之師友。以爲天地之闔關。古今之往來。人物之所以生。風俗之所以成者。以有斯道存焉耳。斯道不立。則不惟吾身失其所以爲人者。而凡天地之間。往往乖戾拂逆而不自理。吁。其亦可畏也。夫堯舜禹湯文武。所以兢業於上。孔子子思孟子周子程子張子。所以講明於下者。凡以爲此。而吾徒生而蒙父兄之訓。長而聞師友之論。其所當汲汲用力者。捨此宜無大者焉。致知之要。存養之方。語孟六籍。與夫周程張子發之於先。數十年間。二三大儒。又從而推明其說。足下固熟聞之矣。講其所可疑。而行其所可知。如馳擊車以志於趙燕之郊。苟不至。不止也。惟足下勉焉。僕固將有賴焉耳。若夫竊無實之名。以妄自尊大。僕方以是自恐。足下又從而重困之。則非僕之所敢承也。

答鄭子羽書

榦嘗竊自念。斯道之顯晦。繫於人物之盛衰。蓋義理以講習而明。德性以相觀而善。子然獨立。而無與爲侶。則學問廢。而識見淺。緇約弛。而怠慢生。古之人。所以重朋友之樂者。豈不以此歟。榦也。資性褊狹。少不自量。出而從先生長者游。雖足以竊聞聖賢之緒論。及其退而處於鄉閭。則猶抑鬱而無與語。在己無所資於人。而在人無所益於己。懷然懼初志之不就者。有年於此矣。一二年間。天啓其衷。多聞直諒之益。不

待取之四方而坐得於閭里之秀。善而或予告也。過而或予箴也。義理之辨。蚤思之。不待莫而質焉。可也。莫思之。不待越宿而質焉。可也。豈比夫側居僻處而動離索之歎者哉。足下吾鄉之秀。不遠數百里。求同志而與之處。又不以僕爲陋而辱顧焉。年少而才俊。志篤而業修。此固僕之所感歎於人物之盛。而資以爲輔仁之益者也。天理之難明。而人欲之易肆。懦志之不作。而歲月之不可留也。僕誠深懼焉。惟足下勉之。以輔吾之志。則幸矣。過情無實之稱。非所取也。足下亮之。榦多事如昨。朋友相處亦如故。但亦無甚講論。雖其志意之不立。亦淺陋無以發之也。得如子羽孜孜不怠者。朝夕相與處焉。則所益多矣。承諭爲學。曲折甚善。且如此用功。令趨向堅定。久之自然得力。或謂不可太拘滯。須是放開者。皆誤人之論也。僕嘗折肱焉。不敢不以告也。大抵爲學是終身事。須是大著心胷。不可迫切。然發軔之初。亦須防檢拘束。乃能脫於流俗。庶幾心志凝定。見識明達。所慮夢寐顛倒。意況不佳。此當於吾心地上觀之。若是且晝所爲。主一無適。則夜氣虛靜。自不至若是。敬字只是此心肅然。不敢輕動之謂。何由反以動其心乎。

## 與吳伯豐書

浴沂一章。終是看不出喟然而歎。夫子與點之意深矣。集註云。日用之間。無非天理流行之妙。曾皙有見於此。故欲樂此以終身。如此卻是樂天理之流行。而於本文會哲意旨。恐不相似。榦竊意。恐須是如此。天理方流行。中心斯須不和不樂。則與道不相似。而計較繫戀之私入之矣。夫子無意必固我。老者安之。朋友信之。少者懷之。政是此意。直與天地相似。易曰。貞吉。悔亡。憧憧往來。朋從爾思。夫子傳之曰。天下何思。

何慮聖人豈教人如死灰。薰木曠蕩其心。徜徉其身。哉張子曰。滿一性之本。攻取氣之欲。物各付物。而無一毫計較。繫戀之私。則致廣大而極高明。雖堯舜事業。亦不能一毫加益於此矣。後來邵康節先生。全是見得此意思。明道先生詩中亦多此意。一大節目。望詳以見教。此書今見晦庵集中。萬正高錄以呈晦庵事。非曾點所以答如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也。又云。集注誠有病。今復改數語。試更詳之。

### 答王幼觀

榦碌碌如昨。初以爲貧。勉強從事。諸公誤以爲可用。遂推挽至此。然非其本心也。生平所聞於師友者。皆無與講習。有負初心。朝夕悚懼。更兩三月。卽爲勾歸之謀。若得退處山樊。以卒所業。莫大之幸也。契兄生平刻苦。聞老來尙未免聚徒。亦庶不易以道自安。一本云而貧亦士之常也。叔仲生平力學。識敏而氣銳。一別七八年。遂爲古人。殊可傷悼。想閭里閒失此人。亦復蕭索。榦與之情最厚。行狀之責。故不敢辭。但有少曲折。已與其令嗣言之矣。契兄更爲之議。榦老來但覺每事就實。意味深長。虛文浮詞。無益於事。近日大治萬正純之子。亦以此相囑。亦以是告之矣。先師行狀。乃是初本。殊未成次第。不知何人便輒傳出。此事自非不肖所當爲。但以敬之見囑。又其間有不敢不記者。更俟一二年學業稍進。方敢下筆也。承示近作。皆至當之論。啓發多矣。目昏作字不謹。更幸亮之。

### 答董叔重子之書

先丈縣尉棄世。又將小祥。念之悲愴。想追慕未易爲懷。承諭行狀。敢不敬承。榦於先丈同師同庚。相與最

親且厚。亦誠不敢自外。但所錄太汎。如督運之類。皆是舉措之差。當隱而不當書。又每見人家紀述其先世之事實。連篇彙牘。徒以爲美觀。而無益於傳遠。古人諡法。節以一惠。惟其簡要。而後人信之。孔門顏曾。亦何嘗有許多說話。而後人信其爲賢者哉。先丈從師力學。人所共知。契兄人子之心。自不能已。第以此屬於人。則似太煩。而無益。莫若便託有德有言之士。撰一墓銘。擇一二事之最著者書之。便足以名世。不必如此其繁冗也。若以治命之故。不欲屬他人。亦當勉爲下筆。以塞責。不必專人。但以書託池陽李倉。遞來可也。或徑託李倉爲之亦可。李倉雖不曾識先丈。亦嘗通書矣。更與幼觀王丈議之。榦衰晚。日思歸休之計。諸況皆不足言。更冀抑節。以畢大事。

與陳子華書 韓

歸來數得款語。但亦彼此忙迫。至今懷仰。尊丈參議之任。已滿。未有差除。費用旣廣。何以爲策。且得曲意奉承。爲佳。榦到此五日。卽聞浮光之警。此亦勢所必至。但亦不知如是之速耳。今已退矣。但吾之所以處此。誠未有可恃也。安慶無城壁。到此便措置。邦人甚幸。捐助竹木及米者紛然。度費六七十萬緡。此間所有。僅十分之二。至感至感。榦聞執事之盛名。非一日。不自意。乃得并合。深慰生平傾仰之私。世道益衰。人物零落。得一賢者。忻然慕之。真不啻景星鳳皇也。舉世滔滔。病在於以古人行事。非今人。所可爲。遂甘心沒溺。但欲合今人而遂已。至於苟賤無恥。而得富貴。則揚揚自得。以爲其說之勝。百年之閒。醉生夢死。計其所得。亦復幾何。回視古人行事。非難爲也。因言以求其心。卽事以求其迹。充積涵養。斃而後已。則亦何



事之不可爲哉。窮通利達，自非吾人所當計校。況又實有命焉，而非死或歸鄉聽教誨也。鄭成叔不及奉書，煩致意。或以此書呈似之，與作書等也。浮光一敗，雖殺傷相當，吾之所失者，亦是三千人。及一二頭首制帥所用多少，俊喜功名，豈細事耶。

復王幼學書

伯大

韓衰病之蹤，不足齒恤。去冬臘月，祠秩當滿，便當上謝事之請。偶蒙朝廷記憶，畀以州麾。自知州郡非養病之地，力辭不獲命。君恩深重，難以孤其生成之意。辭郡勾祠，亦以爲免死之計。幸而得請，實出望外。原其所自，無非游談之助。三已申朝廷，無錢米邊事如此，決未肯應副。只得大膽便做，無錢又旋撰應在郡錢米，不問已申未申，一切事使得罪而去，無可奈何。秋冬閒可畢事，邦人便有可恃。老夫亦可勾歸矣。安慶實無財賦，全靠牙契。通老丈當軍興之後，交易頗多，遂頗富貴。不應以二十萬獻之朝廷。至今遂將安慶作富郡，科敷抑配，百姓受害，皆通老爲之也。到此只得汲汲寬百姓，喬漕欲起四萬夫運糧至安豐，只得力拒之，以免此一役。吾地之民已歡舞矣。到此卻甚健，日飲十餘杯，度尙未人力之所能爲也。榦粟資甚庸，涉道甚淺，獨以蚤年侍晦翁杖履之日久，聞其言論，觀其舉措者，差熟。投閒待盡，亦不過以其所聞見者，常常諷道之，以庶幾不失其初心耳。自先師夢奠以來，舉世佞佞，旣莫知其所歸，向來從游之士，識見之偏，義利之交戰，而又自以無聞爲恥，言論紛然，誑惑斯世。又有後生好怪之徒，敢於立言，無復忌憚。蓋不待七十子盡歿而大義已乖矣。由是私竊懼焉，故願得強毅有立，趨死不顧利害之人，相與出力而

維持之。抵家兩年。門無轍迹。去秋乃得盛族一二人。象祖與焉。不避勞苦。刻意講習。他亦有一二後生。皆可望者。私竊自喜。以爲儻得十數人者。講之精。行之果。皆如干將鑊。則立之而足以擁衛吾道。使外邪不能犯。用之而邪說誠行。肝碎胆裂。庶幾日月之明。猶未至於浮雲之點翳也。但身旣衰病。學又淺陋。恐不足以召致而激發之耳。尙幸有以教之也。

復鄒俊甫書

幹壬申之夏。偶獲邂逅。甚慰夙昔鄉仰之懷。第以行役怱怱。不及款語而別。每思賢德。再見亡從。徒切情仰。忽辱台翰。縷縷。尤認眷予之意。所謂截斷衆流一句。乃是吾人立身第一義。此處拖泥帶水。則其他千言萬語。皆是空談。但世之不墮在此。阨窄中者。能幾人哉。吾輩但有自勉而已。幹老矣。無以餽其口。尙此竊祿荒陋之邦。無可與語。安得瞻望誨色。慰此拳拳耶。便中更幸數賜教藥。世道益衰。人物可歎。區區鄙懷。更望益勉所學。益勵所守。外此亦未有可言者。

復王主簿

便中兩辱書誨。感感。知遂從提舉李兄游。深以爲喜。然不喜足下之得爲屬。乃深喜得親師友。講道誼。以廣見聞也。人之道莫切於學。學之道莫切於居敬而窮理。舉世昏昏。莫知學問之方。而世所謂儒者。又多虛言以欺人。而實自欺。仙鄉諸長上爲尤甚。然亦以此劫取高官大職。而後生爲其所惑。甚可憐也。今乃得與李兄游。又味道亦是鄉人。更宜朝夕相親。有疑則叩。不得不止。異日見得端的。方知鄙言之不妄也。

不可只以公事虛度歲月。誠可惜也。一旱如此。事甚可憂。衰晚不才。旦夕卽上歸休之請。若遂所欲。或又可拜見也。莊生行遣如此之嚴。亦去一大姦。當塗之幸也。

### 復黃會卿

翰衰晚如常。無足道者。更數月。則當挂冠矣。近思此身不欲爲後人之累。去城四十里。入深山中。得一埋骨之所。方遣學生輩葺數椽。架小樓。樓成卽移居其中。以待盡耳。去鄉井二十年歸來。朋友凋零。晚輩難與語。獨二三朋友來自遠方者。差能任道。甚矣吾道之益孤。一二年來。於中庸之旨。玩之殊有味。此乃子思子於其家學中備見本末源流。作爲此書。盡發聖賢底蘊。雖非初學所能盡曉。而亦初學所不可不知。始之以戒懼。謹獨。次之以智仁勇之三德。終之以誠之一字。戒懼謹獨。不待勉強。不假思索。只是一念之間。此意便在初學。豈可不以孜孜奉持。則天之所以予我者。便已渾然在此矣。然後加講學力行之功。以盡其所謂智仁勇者。則理之渾然者。又燦然各有著落。而無毫釐之差矣。於是又進其所謂誠者。亦不過講學力行。而實用其力焉。則天理流行無少閒斷矣。今但曰講學。而不先之以戒懼。不終之以力行。而誠心不加焉。則恐亦未免墮於口耳之習。若但曰躬行。而智識之不通。則恐亦未爲得也。是則學者之所不可不加之意也。試與朋友商榷之。

### 復黃清卿

翰衰病如常。無足言者。倦游本圖閒靜。然亦未免塵俗之擾。得觀書策之日亦少。朋友往來。亦不爲無人。

而知學者亦難得。近方謀爲山居之計。更兩三月當就緒。來教深以學者或溺心淺近。或馳志高遠。此正今日之通病。然自陰陽雜揉。氣質萬端。自生民以來。便已如此。今豈能使之一一皆就塗轍。所貴於朋友者。正所以箴規切磋。矯其偏而歸之正。不可使生厭惡。若以二者爲非。而別求方法。則恐有矯枉過中之病。書不可不讀。義理不可不求。身不可不修。心不可不正。明誠兩立。敬義夾持。俛焉孳孳。學問之道。如此而已。餘深思一出聽朋友之教。而無繇。且老來力乏。亦非可以遠出。徒有瞻企而已。

復薛希賢書

師邵撫州人

人心蒙蔽。理義難明。足下超然獨得。雖精微曲折。未見所造之淺深。而大意已非流輩所可及矣。來教云。云亦皆非蹈襲語。皆自胷中流出。良深歎服。近嘗論曾氏父子。哲也。自上達而有所見。參也。自下學而有所得。要之升高自下。陟遐自邇。不可以無其序也。聖賢門戶。廣大而精微。高明而中庸。得其大旨。而毫釐之不審。是猶屋外觀屋。固見其巍然大矣。而門庭堂奧。皆莫知其所向。則恐未得其所居之安也。自門而庭。自庭而堂。自堂而奧。精辯而實履焉。則亦不待觀於其外。而所謂潭潭翼翼者。皆在吾心目步趨之間矣。惟足下少抑高明之見。俯循學問之實。以聖賢不明爲己憂。毋以吾心所見爲己足。則朋友之望也。里中朋友極難得。夢寐未嘗不在靈谷擬峴之間也。

答余瞻之

餘奉親幸安。不足勤齒卹。杜門閒居。但定力不足。已不能不爲今學所撓。平日守定師友。尙無向進。若又

分之以雜學。況未可知。獨有隨事檢點。以庶幾寡過。而未能耳。西齋親友相聚之樂。徒深健羨。夏深倘能撥置。以尋雪峯之約。或可一觀盛集也。但自家兄已赴清湘。復不無家榦之撓。七家兄多往外家。且多病。以是出入更不能預料。若家兄少瘳。一二月之勞。所不憚也。擇之五一哥。聞五月亦嘗入城。更不蒙見訪。何也。榦固不敢屈長者。但城中廣闊。復不能探伺以圖走見。以是益怏怏。吾人相聚。動一二年。或十數年。僅得一二交臂而失。令人怳然不曉所謂也。有寺簿一書。并榦亦作一書。便中煩蚤達之。幸甚。比收先生四月十三日書。爲況甚適。但云賑濟無效。勾歸甚力。不知果遂否。恐欲知之。浙閒二麥亦不全好。重以疾疫。目下日色可畏。一日之熱。比尋常三五日。近郊之田已龜坼。瀕海者已絕望矣。不知他處何如。若大率皆然。則甚可慮也。榦迫親養。未能絕意場屋。但覺力絀途遠。若不能擺脫。終是悠悠。日來稍親世務。惡人意處頗多。惟有退步一著。自作本分事業。意味頗長也。因書有可警誨者。幸毋惜。

榦侍旁苟安。不足勤齒卹。去良友日久。舊學益荒落矣。來春擬過藍田尋舊約。爲屏山之行。比收先生書。又爲會稽行道。遠力縣行止。殊未能決。更俟後報如何。得彥忠兄書。云奏事之請不遂。卽不果去。若先生歸屏山。當遂前約否。則又未知見時也。杜門獨學。近亦得數朋友。但不得數數相聚。如與兄在茅舍中耳。擇之丈歸。未有動靜否。擴之兄爲況如何。偶寓先墳。未及拜二兄書。會次煩致鄉仰意。廬陵書信。遞去良久。且夕雖有回訊。當得尋便納往。景陽書向說比亦收書。看周禮甚有味。亦作書挽其歸。恐遂爲廬陵人。未可知也。或問草嘗收下十卷。上數卷多脫誤。後便附去。書籍並在家中。此价速行。未及納去。淵源錄尙

未及寫紙。蒙惠甚感。但本託致少許。遂爾相溷爲愧。榦山居旬餘。頗有清樂。去兄亦不遠。恨不能卽款聚也。

比收先生書云。看書一過。頗有省發。因得讀書訣云。斂身正坐。緩視微吟。虛心玩味。切己省察。敬錄呈。  
陳士直字彥忠。閩清蓋平里人。  
許子春字景陽。泉州同安人。

復饒伯輿魯饒州餘千人。

榦諸況如常。杜門讀書。所恨者。朋友可與講習者難其人耳。病軀支離。度不可復求友於四方。來諭爲學之方。語意極端正精實。近亦頗覺古人爲學。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。如危微精一之旨。制心制事之語。敬勝怠。義勝欲之戒。無非欲人檢點身心。存天理去人慾而已。然學問之方。難以人人口授。故必載之方策。而義理精微。亦難以意見揣度。故必參之聖賢。故初學之法。且令格物窮理。考古驗今者。蓋欲知爲學之方。求義理之正。使知所以居敬集義。而無毫釐之差。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。年來學者。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。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。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。所以辨析講論者。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。天之所以與我。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。大本大原。漫不知省。而尋行數墨。入耳出口。以爲卽此便是學問。退而察其胷中之所存。與夫應事接物。無一不相背馳。聖人教人。決不若是。則雖曰學者之衆。而適足以爲吾道之累也。中庸之書。首言戒懼謹獨。次言知仁勇。終之以誠。此數字括盡千古聖賢所以教人之旨。戒懼以致夫中者。居敬之謂也。謹獨以致乎和者。集義之謂也。致中和。豈非檢點身心之謂乎。智求知夫。

此者也。仁行夫此者也。勇勉夫此者也。亦不過求所以致夫中和者也。如此而加以以誠。則真知實行。而其勇不可及矣。故學者立心。便當以持養省察爲主。至於講學窮理。而持養省察之意。未嘗少懈。乃所以使吾敬愈固而義愈精矣。不以持養省察爲主。而曰吾惟講學窮理者。皆務外者也。來論以義以方外爲隨事省察。卽物推明。似便以是爲格物致知之事。竊嘗謂古人敬義兩字。且就念慮上用功。敬是持養此心。而欲其存於內者無不直。義是省察此心。而欲其應於外者無不方。居敬集義。乃是要檢點自家身心。格物致知。乃是要通曉事物道理。其主意不同。不可合而言之也。又謂貞者萬殊之所以一本。元者一本之所以萬殊。如此。則亨利兩字。又當頓在何處。一本萬殊四字。朱先生於一貫處言之。以其一。故曰一本。以其貫。故曰萬殊。一以貫之。以此之一。貫彼之萬。故忠爲一本。恕爲萬殊也。今欲以四德言之。則利當爲一之始。貞當爲一之終。元當爲萬之始。亨當爲萬之終。自亨而利。則由萬而趨於一。至於貞。則成夫一也。自貞而元。則由一而趨夫萬。至於亨。則成夫萬也。似此方始無病。此又窮理之不可不察也。大抵講學命詞。易得有差。治報草草。未能無病。恐有所疑。往復爲幸。要之。朋友篤實用功。實難其人。惟契兄勉之。吾道之望也。

承聞教授閭里。向道日篤。不勝敬歎。榦承晤之日淺。每見明父極談操履純篤。趨向堅正。未嘗不矯首興懷。恨不得朝夕奉從容也。先師棄諸生。微言不絕者如綫。向來從游之士。本無以身殉道之志。一旦失所畏慕。則汨沒於利欲海中。鮮有能自拔者。後來者習聞其說。亦未有卓然興起者。故所望於師魯明父者。

不啻飢渴也。承諭以讀春秋大義。頃見朱先生亦然。以爲全無意義。只是直書。則其閒亦有曉然若出於聖人之微意者。若如後世諸儒之說。則又失之穿鑿太甚。先生每戒諸生以未須留意。蓋以爲非理明義精。不足以與此也。西銘之說。其大意固是如此。但自民吾同胞。顛連無告亦不可。但以爲見其爲天之子。自人及物。各盡其愛。自上及下。各得其宜。是仁之道。而天理之當然也。又豈特于時保之以後。方爲樂天畏天哉。五行之說亦多未曉。生之序。行之序。頃亦欲作一樣說。後思之恐不然。生則先水火而後木金。行則先水木而後火金。恐是不易之論。所畫圖亦恐不然。不若且祖前輩之說。未安者且寘之也。此閒絕難得朋友。近亦有五七人肯向學。未知久久如何也。榦老且病。近亦謀山居。庶得安靜。不復有四方之志。亦未有承教之日也。

榦諸況如常。無足道者。明父能具言之。明父兄此來。說足下之賢不容口。明父志氣高邁。非妄許人者。以是深恨相知之不深也。朱先生一生辛苦。盡取洙泗濂洛之學。爲之解剝而發明之。如大明之中天也。學者志氣卑狹。守章句者。不知存養之爲切。談存養者。不知玩索之不可緩。各守一偏。於先生之道卒無得焉。甚哉。大義之將乖。微言之將絕也。足下與明父當任此責。使先生之道將微而復振。莫大之幸也。榦老且病。雖志學之心益苦。而氣不足以配其志。徒自歎矣。惟以勉旃爲禱。

榦舊苦痰嗽。今夏於小腹之右。氣滯成癖。遇嗽痛掣。至今未愈。終日塊坐。雖讀書之志甚切。而精力已不逮矣。潮陽之命。亦以老病不容不辭。再上之章。適值都城失火。至今未下。然決不敢復出矣。此閒今歲卻



有朋友數人相講切。其閒亦有一二可望。乃知向日朋友講習不甚切痛。以至後來多不得力。須是切己用工。若只是辨論辭章。恐終不濟事也。此事甚長。恨不得一見。相與極論也。

### 復趙立夫

榦伏承別紙之諭。以讀禮之暇。不廢講學。此正立身行道以顯揚其親之大務。顧榦何足以知之。然自老來閒居。益知學問至重至切。苟生而爲人。不知義理。則天之所以與我而謂之人者。亦已昏塞廢放。頑而不靈。無以自別於物矣。及其周旋斯世。自少至老。紛紛擾擾。不過情欲利害之閒。而無復義理之準。及其甚也。則三綱之淪。九法之斲。將亦何所不至哉。若其所以爲學。則敬以直內。義以方外。博我以文。約我以禮。此四語者。無復加矣。其閒曲折詳密。則未能詳布。亦與朋友熟講而力行之耳。伏承下問之勤。不敢不告。僭帥臯恐。尙冀亮之。

### 復林自知

承下問以心無據依。頃於石門與賢者語經旬月。每見記誦甚富。輒以不是見答。似未以鄙見爲然。今乃知其無所據依。此足見高明進德之驗。吾道不明且數千年。程張始闡其端。晦庵先生爲之大振厥緒。今此書此語滿天下。然無所據依之病。豈惟自知爲然。蓋有同堂合席。終日問酬。退而茫然者多矣。僕固不肖。竊誠痛之。孔門之求仁。孟氏之求放心。所求何事。顏子之不違。曾子之忠恕。所學何義。及其參前倚衡。左右逢源。所見何物。參諸天命之賦予。驗諸吾身之稟受。察諸日用之流行。蓋有操之甚約。用之甚博。而

不可須臾離者。人心據依。試以是求之。蓋有所謂躍如而不能自己者矣。自知資甚敏。見甚高。然察末而不求其本。見表而不由諸裏。如無根之木。無源之水。乍生乍滅。乍長乍歇。校之世俗之流蕩汨沒。則相去遠矣。然師門寂寥。微言將絕。朋友之所望於自知者。則不但若是而已。榦嶽祠必可得。自是歸老武夷。以卒所學。自知抱所有以游於今之世。未必能有所合。若能卜鄰於武夷之下。相與切磋。以張斯道。則僕死無憾矣。漢卿丈歸。試商確之。卻以見教也。

與張敬父書簡元

自契兄之行。所與往來者。趙司直一人耳。契兄逐逐里巷間。人固知其賢。而未知其所以賢也。善觀人者。要當知其大者。人豈易知哉。以故僕之所望於執事。誠不敢以流輩並也。然鄉閒風氣淺薄。不賢者不足道。賢者往往量狹而氣輕。量狹則易足。氣輕則不能任重。人莫不知聖賢之可慕。道德之可貴。曷嘗有一人終日慊然。常有不足之意。慨然常有必至之念。因循歲月。終其身爲常人者。狹故也。小才小慧。殊不足道。稍足以異於流俗。便沾沾自喜。識者視之。政可一笑。只此意思。隔了多少好事。此無他。輕故也。區區之愚。更望契兄於公事之暇。掩關靜坐。常以舜何人。予何人。自省。便如適遠鄉。而思見父兄。更以聖賢經訓。深自玩繹。不宜虛過歲月。今年只是這人。明年亦只是這人也。又看自古聖賢到處是如何。今吾之所有處是如何。相去幾千萬倍。方知平生所有皆不足道。以此自省。深沈靜默。異日結裹爲世閒第一流。此區區之至望也。無由面言。未知是否。亦足見拳拳愛望之切。

四郎來聞爲況之詳。武伯至又承惠書。感感。但四郎具言體候不安之狀。殊令人慮。榦生平所在守官。不顧身命。其所管榦之事。全不是緊要。只是見世人全不肯理會。故心下不平。須要理會。今思之。全不濟事。然榦素貧賤。耐辛苦。故亦不覺其勞。便遭大病。如嘔血數升。亦能保全。至七十歲也。今左右本是膏粱。只是天資高。脫去世俗之鄙習。然肌體重大。不耐勞。亦復不顧辛苦。大恐非所宜也。但做得一尉。十分稱職。亦濟得甚事。榦之所深慮者。歸鄉兩年有餘。偏閱朋友。無一可人意者。其可與語者。李隨父。陳儀父耳。其他難言也。然陳李亦天資醇耳。恐未必堪跌撲。故每與相識言。且煩於鄉里尋箇張敬夫樣人。則久而無對。非敢爲諂也。實是無第二人。然亦天資高耳。人之難得如此。又豈可輕試於一尉耶。更宜千萬謹重。此皆非鬲上語也。榦已得予祠之命。父兄之爲子弟謀。不過如之。自此可以無飢矣。春夏閒晴和。或可約朋友相會於嶮峽之間。若非官路。只是隔溪。有小寺相聚三五日亦佳。卻旋謀之也。宋某者。人品之最賤者。頃在臨川。渠來相見。不知其人。姑收接之。記得許多言語。便每書來求薦於鄉之守令。後聞其持此以徧謁諸路使者。此人之最無恥者也。若此等人。又復收拾之。則吾之符水亦不靈矣。但當斥絕之。庶使堅苦向學。不求名利者。氣亦有所伸也。左右乃以爲賢。姊夫之薦爲重。必欲周旋之。使賢姊夫薦一盜跖。亦復周旋之耶。人心不正。大類如此。可歎也。此人視盜跖亦恐無異也。公晦禮書已寫畢。更俟月末楊志仁來。卽附去。

復李隨甫書

晦

伏承示及論語疑義。觀左右之用心。可謂甚苦。舉世方汨沒於課試之文。乃能畱意於聖賢之書。而又思索精勤。雖未能盡合聖賢之本意。然亦豈鹵莽於學者所能及。未及識面。便承寵教。不勝敬歎。但學以爲己。聖賢所言。無非教人自修之實事。更須尋求聖賢本意。玩味而自得之。爲佳也。榦一去鄉井。十有五年。投老來歸。百事非舊。朋友淩凋。每興索居之歎。反覆來求。眞所謂空谷足音也。偶以事冗。輒先以十篇所疑者求教。陳子昭亦云未及相識。容訪高隱。卽圖請見。草率。幸亮之。

答梁寧翁書

祖康

榦承惠書。且言年少不謹。頗以自悔。今歲華峯朋友中。深愛賢者。與會成叔之沈靜縝密。可與共學。每於稠人中。昌言之。又問目中。亦隨其是非爲之去取。亦衆所共見。想其間不無相忌者。而追咎其已往之愆也。近復見賢者甘心於寂寞之源。志愈厲而情愈親。故其爲說愈熾耶。世俗之薄。一至於此。韓子所謂怠者不能修。而忌者畏人修也。頃亦見林某一再言之。亦不過付之一笑。便使賢者年少自陷於子弟之過。一旦翻然改悔。而欲爲善。顧亦何所不可。而必欲嫉惡之耶。又以爲恐有志於學者。因是而不來。其說尤可笑。果有志於學。又豈以其徒之未善。而遂不來。榦亦何賴於學者之必來。而多方遷就以召致之耶。其褊心狹量。切切然求人之陰私。而誅責之。自以爲足以訐人之過。而自陷於陰險禍賊之中。而不自覺也。孟子曰。雖有惡人。齋戒沐浴。可以事上帝。馬之蹏齧者。或可以致千里。低首帖耳。安知非駑駘下乘耶。善之與惡。一反手之閒耳。天下亦安有不可爲善之人哉。惟賢者深自改悔。克己自修。繼今以往。凡吾所以

施於家庭。施於宗族閭里者。各盡其道。博學篤志。以靜觀天下之理。亦豈不足以收之桑榆。而徒聽夫紛紛之議哉。兩日正以不相見爲懷。諸子以爲閣政之病頗篤。不知今又何如耶。草草幸亮之。

復李汝明書

中間獲奉款晤。切觀志尙。大非世俗所敢望。深用歎服。顧相別愬愬爲恨。人來承誨字。感慰承諭敬義之旨。蓋人有此良心。良心者。虛靈不昧。具萬善而應萬事者也。天地之所以爲天地。聖賢之所以爲聖賢。亦只是靠著此理。物之感人。而人之好惡無節。此心既無主宰。則逐物流轉。所具之善。既不行。而所應之事。亦悖謬。而無所不至矣。此敬義之訓。自成湯制事心。與太公所陳之丹書。以及大易文言之旨。上下千餘年間。同出一意。其垂教後世。至精至切。爲學而不由乎此。則支離渙散。昏惑紛擾。未有得其門而入者矣。直內方外。本是兩項工夫。直內主心。敬是收斂精神。使存於心者。無邪曲之擾。義是裁度事宜。使應於事者。無偏諛之病。然敬該夫動。則方外者。乃敬之流行。義主於心。則直內者。乃義之根本。則二者未嘗不相爲用也。要之。學者自當各用其力。此心所存。無一息而不敬。至於應事接物。則又當裁度而使。之得宜也。承嗜學之篤。下問之勤。故輒詳及之。榦老病益侵。辭免之章。再上未報。不能者止。自當固辭也。九經之會。數十人而未止。亦盛矣哉。其規模如何。後便望示及。閒居玩理。想不爲無見。顧衰晚。益覺爲學須是驗之於心。體之於身。見得天理漸復。人欲漸消。方是有得。若只是將言語說過。皆不濟事。更宜勉之。榦兩三月來。嗽疾不止。腰腹之間。結成痞塊。意思極不佳。足下

果有意於學。千萬一來。與此閒朋友相切磨。方見底蘊。不然。書問之來。倦甚不能悉報。無益也。榦衰病如常。無足道者。理義無窮。歲月有限。祇益懼耳。足下年少才俊。於前修格言。記誦如流。揮灑盈幅。蓋有世俗老儒。一生辛苦所莫能及者。博文約禮。古人爲學。不過如此。然博文而不約之以禮。或文雖博。心淺近而漫無分毫知識者。則去相遠矣。秋水方至。百川渺瀰。霜降水涸。涯涘自見。更冀勉之。問目兩卷。已草草答去。楊慈湖文亦已一觀。有德者之言也。惜乎其不純乎聖賢之學也。病倦不暇縷縷。

與曾文仲魯仲

山居閒靜。若不至大段窘束。且宜閉門讀書。縱未能忘應舉。亦宜以一經窮研。少讀精思。博諸說以求其當。其中自有會於吾心。可以受用處。不但徒鑽故紙。涉獵浮汎。卒無所有也。賢者以爲如何。每與家兄語。及昆仲。病在志氣不立。未免於隨俗浮沈。此爲大害。更幸思之。先墳望垂念。游子遠方。不勝松楸之懷。忽得建陽書。疾驅以來。至建寧。聞先師已下世。苦痛不可堪勝。哲人其萎。微言將絕。不但爲二十餘年恩愛之私也。榦於諸生中。私恩最厚。當執心喪。加總服。三年而後歸。鄉間書會不可復集。但石粟諸友相愛之至。兩年相聚。雖於其德性上亦羸覺有益。而學業全未成倫緒。是使人不能無愧也。方欲今歲大與整頓。不意至此。奈何。六三哥宜一來相慰。老先師臨終之書。尙拳拳及之也。季亨武哥不知可以一出否。最可惜。是朋友皆謹愿有志。一兩年不相見。恐遂廢耳。

與葉雲叟書龍士

暇日千萬莫廢讀書。士人惟此可以立身。不須管閒事。議論人物。徒生悔吝。不若閉門自修之爲妙也。吾友以妙年能力學。自守爲異鄉之人。所信向。殊可歎服。更幸勉之。朱先生諸書宜勤讀。而所謂求放心者。尤宜篤於用工。人生萬善具足。只要在人持守。若只講說得。不濟事也。吾友雖貧。可以羸足。不可太柔弱。反爲人所凌辱。常使在我有毅然不可犯之色。乃佳。庚四哥更望勤教誨之。四郎情性。比舊差勝。只是輕儇浮靡之習難除。做工夫不勤苦。好閒講度日。亦望與之切磋也。榦歲晚。又勾祠。若得歸。便灑掃精舍。不復與世交矣。雲叟以隻身任仰事俯畜之責。誠不爲易。依本分教人子弟。以活其家。此最爲上策。但亦須自治讀書爲文。令有教人之具。又須專心致志。以思所以教人之方。則書會庶可以長久也。家閒諸事羸遺。諸子未免嚴治之。如此一二年。亦稍成人家。新歲書館有定所否。士人只有此科可入。外此皆是非義。今人只見攜書走四方。得錢差易。故往往舍館地而事干謁。不知此與乞人何異。豈有士人而甘爲乞人之所爲乎。館地不須較所得之多寡。但得安身。且勤於教子。亦不患無人見招。暇日則且勤讀書以爲根本。其他皆非所當用心也。

忍貧讀書。切已進學。爲祝。老病日甚。恐未必復相見。若稍健。則來秋當一至唐石也。蔡一哥相見。爲致意。鄉曲書館。可以接續。子弟得所矜式。事親治家。往來良便。如是足矣。惟閒居更益厲所學。爲佳。讀書向道。乃終身事。不可自廢也。榦老益甚。病益加。奉祠得閒。莫大之幸。亦有朋友數人。可以講習。若得先師之道。有傳。則死且無憾矣。橋記鋪敝已可讀。更容潤色。卽以奉納也。

## 答或人

人來承誨字。陳義甚正。三服敬歎。安得此賢者之言哉。豈亦周游四方。歷變履險。加之師良友賢。聞見浸廣。陶冶詩什。吟詠情性。乃能進益至此耶。頃亦嘗屢進說於尊丈之前矣。或人有云。榦與令叔爲黨。給令尊丈莫遷。以遂令叔先移之計。假使令叔先移。於尊丈亦何損哉。吾爲兄長而弟先移。吾據中堂自爲家主。人雖有異議。我亦未嘗有毫髮之損也。榦與二賢父相處三十年。未嘗有一語相失。握手相追逐。無嫌隙相猜疑。年來卻覺文至而實不孚。貌親而情不隨。只緣兩房互相爭競。故區處其閒者。易使人有黨比之疑也。往年先令祖違世之後。令叔數過家閒商量事。榦或過宅中。則令叔不來商議。或是答人書。或是喪中禮數。則或人便謂榦與令叔黨。尊丈多過舊里。榦亦數數僕被同寢。情意頗密。夜半睡醒。則談話達旦。又安知令叔不以榦爲黨。尊丈耶。榦無能之人。縱有偏黨。亦何足道。但三十年親故。而皆不得用其情。終日相對。如畏秦人偶語之禁。亦使人怏怏不樂也。今因來論。請痛言之。且說移居之計。是何義理。古人兄弟同居以相親。今乃移居以相避。一不可。兩房各異居。不知置孤寡於何地。二不可。先令祖締創之難。死肉未寒而棄之。三不可。家廟書籍。使誰主之。四不可。尊丈移此來。猶有可誘者曰。田園僕役之便。令叔移入城。又何說耶。城中士大夫。日相嘲毀。吾乃自揭其短。使人得而議之。所損多矣。五不可。先令祖家人以爲禮法之窟。今乃喧爭至是。六不可。前途仕宦。各欲寸進。今乃自暴其短。七不可。犯是七不可。而此利被害。猶不可爲。況此之移不足以害彼。彼之移亦無損於我。又何必嘵嘵如此哉。二賢父年各四五十矣。



孤寡之餘。所最親者。孰如兄弟。今乃相視如路人。因小忿而棄懿親。有人心者。能無惻然於中耶。先令祖平日艱難爲子孫計。今雖已歿。而英靈魂魄猶在也。吾晨起焚香而拜之。退而喧爭。厥聲載路。在廟之靈。其能安乎。吾親友近聞頗工於詩。精細讀棠棣之篇。而歌以諷之。庶其有感乎。此則二賢父之所未深思者也。若二昆仲。則亦當自省。榦嘗爲鄭成叔作怡閣記。因辨叔姪二字。叔伯云者。猶今人謂三月爲孟仲季也。呼春者。必須曰孟春。仲春。季春。未有捨春字。而但言孟言仲言季也。古人以爲父之兄弟。皆吾父也。而有少長之分。故呼父之兄。則曰伯父。呼父之弟。則曰叔父。猶曰大父小父。今人呼叔伯而去父字。則全無義理矣。儀禮子夏曰。傳云。謂吾姑者。吾謂之姪。則姪者。姑呼其兄弟之子之名也。古人視兄弟之子。猶子也。故亦以子呼之。今乃謂之姪。則失之矣。自兄弟之子。不呼叔伯爲父。則不知敬其叔伯矣。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爲子。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。今覺賢昆仲。略無親敬賢叔父之心。而閒有相悖相侮之意。胡不反而思之。彼乃吾父之同氣。同出於吾祖者也。今而悖之。是悖吾祖吾父也。今使一哥之子悖。二哥之子復悖。一哥二哥。其能忍乎。今請賢昆仲深思此言。敬謝過於賢叔父。朝夕起敬起愛。則賢叔父亦須感動。曰。吾兄之子。敬愛於我如此。我又安敢復悖其兄耶。名賢之家。弟悖其兄。兄之子又悖其叔父。下至婢僕之屬。亦得以謾罵其主之兄弟。所謂詩禮安在耶。榦嘗謂世閒惟有樹木。可以觀人家天倫之屬。木之根。卽吾之祖。吾之父也。析而爲兩榦。卽兄弟也。又抽而爲小枝。卽子孫也。爲子孫而不敬其祖父。是自伐其根也。一榦獨盛而一榦枯。是兄弟相摧殘也。小枝之有盛衰。是子孫有異心也。今有木焉。自本根至

枝葉。蔚然茂盛。而無尺寸之枯。人必皆以爲木之美者也。使一榦一枝獨枯。則彼之獨盛者。亦不得爲全木矣。人家何以異此。而乃自相摧殘耶。榦衰晚不才。辱先令祖知愛爲最厚。中心誠不能忘。二賢父及賢昆仲也。苟有可以效忠者。無不願盡其心焉。故因來教之。及不勝喜幸而發其狂言。幸因此心而充廣之。知我罪我。惟執事者實圖之也。

答黃伯新

榦諸況如常。無足言者。但旱勢已成。無可救者。所幸於將旱之際。急糴得米二萬石。前任充積。亦有二萬石。接續發糴。亦不至大段空乏也。自覺衰老。倦於應酬。亟上勾祠之請。不蒙俞允。勾祠未允。當此苦旱。難於再請。前面歲月無幾。學之不講。爲可慮也。伯量諸人。亦已歸矣。此閒亦難得朋友講習也。來教數條。推測皆當。自頃在臨川。每見賢者所剖析義理。皆明白詳審。第恐於自己身上工夫有所疏略。此事須要直下承當。勇猛精進。若只說過。不濟事也。敬子李兄。信道甚篤。志學甚勇。朱先生之門。少見其比。足下無衣食之累。數往訪之。爲益多矣。朋友難得。更宜勉之。

建寧社倉利病

竊見閩中之俗。建寧最爲難治。山川險峻。故小民好鬪而輕生。土壤狹隘。故大家寡恩而嗇施。米以五六升爲斗。每斗不過五六十錢。其或旱及踰月。增至百金。大家必閉倉以俟高價。小民亦羣起殺人。以取其禾。閩里爲之震駭。官吏困於誅捕。苟或負固難擒。必且嘯聚爲變。往者里之寄居有憂其然者。遂請於官。

得米五六十石。賑貸於其里。計其口數。給以五月。至冬而輸。取息二分。日增月益。彙數千石。米日益多。所及益廣。謂之社倉。其後他郡縣亦有倣而爲之者。鄉民五六月間。坐得一月之糧。一月之後。早禾已登場矣。是以米價不至騰踊。富家無所牟利。故無閉糴之家。小民不至乏食。故無劫禾之患。二十餘年里閭安帖。無復他變。蓋所以陰消潛弭之者。皆社倉之力也。數年以來。主其事者多非其人。故有鄉里大家。詭立名字。貸而不輸。有至數千百石者。然細民之貸者。則毫髮不敢有負。去冬少歉。使趙公行部。豪猾詭名之徒。所逋甚多。恐無以償。遂鼓率陳詞。乞權免催。趙公遂從其請。而細民善良者。亦觀望而不輸矣。所在社倉。索然一空。今歲五六月間。鄉民遂失常年社倉所貸一月之食。其勢不得不奔走告糴於大家。大家利其告糴之急。遂索價愈高。至於百八九十金。而無可糴之處。較之常年。則是三倍其直矣。由是細民之艱食者。百十爲羣。聚於大家。以借禾爲名。不可則徑發其廩。又不可。則殺其人而散其儲。居民皇皇。爲之不安。崇安一鄉。大家相率逃避於州縣者。不可勝數。人情如此。誠非小故。雖國家法令嚴密。不敢有變。而患生不測。可爲深慮。若社倉之制自此而廢。則嗣歲之憂。誠未艾也。爲今之計。莫若行下本路監司。委官早行措置。去歲之逋。必有索之道。積年之弊。必有革之方。使社倉之制既復。則建寧之民可安。事雖若微。所關甚大。不可不熟慮。不可不早圖。

銘

醜牀銘

責酒清易。責人清難。智者於酒。可以反觀。

陶器銘

一線之漏。足以敗酒。一念之差。得無敗所守乎。

升銘

凡物之理。不平則鳴。不足則慊。太溢則傾。誰謂剖斜而民不爭。其取也寧過於嗇。其與也寧過於盈。是又所以爲不平之平乎。

#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五

記

楊恭老敬義堂記

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。而太極之理已具。其根於心也。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。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。其施於身也。則爲貌之恭。言之從。視之明。聽之聰。思之睿。其見於事也。則爲君臣之義。父子之恩。夫婦之別。長幼之序。朋友之信。與凡百行之當然者。是其稟賦之初。內外之分。固莫非天理之所具。然少有不謹。則人欲得以閒之。合乎天理。則順直端方。而無邪曲偏諛之累。人欲閒之。則反是矣。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。其惟敬義乎。主一之謂敬。合宜之謂義。主於一則思慮不雜。天理常存。而內直矣。合於義。則品節不差。天理常存。而外方矣。內直外方。則所謂具衆理。宰萬事。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。坤順也。二中也。以六居之。正也。順理而中正。直方之義也。聖人推原其所以然者。而爲之言曰。君子敬以直內。義以方外。示人之意切矣。學者其可不務乎。長溪楊君通老致其兄恭老之意曰。吾嘗以敬義名吾堂。日與吾兄弟諸子講習乎其中。子與吾弟交最厚。其爲我言其意。榦謝不敏。而通老之請益堅。吾與通老從游於夫子之門。二十年矣。通老長於吾十年。而首與之交相好也。通老溫厚質實。信道甚篤。余未及識恭老。而通老以爲不可及。其亦賢者歟。以昆弟之賢。而朋友之契。以切磋之義。責於子。子亦安得無言。

耶。予維楊君亦既深知古人爲學之要矣。兄弟諸子。藏修游息於斯堂之上。端居靜慮。斂襟肅容。深維其義而藏諸中。察諸念慮之隱微。驗諸事物之雜揉。使此意常存。無少間斷。則大易之旨。固已不占而有孚矣。余老矣。無所歸。亦將裹糧而前。歷階而升。以聽楊君兄弟之教也。於是乎言。長樂黃榘記。

## 鄭次山怡閣記

怡閣者。象山鄭君次山之家塾也。以怡名。取夫子答子路問士之意也。紹熙二年冬。閣成。以書藏之。帥其子若弟之子羣居而肄業焉。明年夏。命其子通成叔來告曰。願有記。榘於鄭君未嘗有一日之雅。而已竊聞其有長者之風矣。及觀成叔之爲人。襟度夷曠。智識闡爽。則又知君之施於家者。信可書也。遂不辭而言曰。自竄竊摹擬之學。可苟富貴。而孔氏詩書。遂爲無用之具。其閒博聞強記者。亦不過騁譚辯。誇文章。而於古人之學修身及家者。漫不復講。今君教其諸子。而首欲其篤於兄弟之愛。可謂審所輕重。而不惑於流俗者矣。蓋五典者。天敍之常理。人道之大端也。析而言之。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。而天屬之親。惟父子兄弟爲然。其四肢百體。皆一氣之所生。其入孝出弟。爲萬善之根本。則兄弟之義。可不爲重乎。古之稱其從父者曰世父叔父。從父稱之則曰兄弟之子。後之稱其從父曰伯叔。而父之義始不明矣。謂吾姑者。吾謂之姪。而世率以姪稱其兄弟之子。則是不以子待之也。父之兄弟與夫兄弟之子。猶有父子之稱者。以其同出於一氣也。則從父兄弟。豈不猶吾之兄弟乎。所貴乎士者。以能深明其同氣之義。而不識其天性之至愛耳。若夫利欲膠固。橫目自營。一室之內。乖離鬪狠。則雖通今博古。高談天人。而亦何足爲

士哉。此亦君子所以爲教。而獨有味乎夫子之言也。君之諸子居是闕也。仰而觀焉。俛而思焉。知君之待兄弟之子如己子焉。則吾之處乎兄弟者。其則不遠矣。利欲之私。豈足易吾天性之樂哉。而又廣而充之。至於天典民彝。各盡其道。則於君子所以爲教者。可無負也。此邦之人。聞君之教。其諸子者。若此。則過君之居。履君之闕。孰不自歎夫流俗之薄。而陰革其乖爭之習乎。榦嘗東浮大江。躡雲門。跨石龍。以望所謂象山者。其巖谷嶮嶒。風濤洶湧。甚可愛也。異日尙當從君怡闕之上。觀君之施於其家。以及鄉人者焉。君亦坐予而薰沐之哉。乃爲之記。不惟以見君之志。亦以自警云。五月壬辰朔。北山黃榦記。

劉正之遂初堂記

始予識劉君正之於屏山。正之年方十六七。予意其貴顯已三世。綺襦之習。聲色之樂。軒冕之味。必有以動其心。成其質者。已而觀其貌。聽其言。察其行。則褻衣博帶。墊巾芒履。不見其瑤環瑜珥也。左圖右史。吟風咏月。不見其粉白黛綠也。高談抗論。動與世忤。不見其脂韋嫵媚與波上下也。予退而歎曰。富貴人所欲也。彼豈異於人哉。所謂居移氣。養移體者。果足信耶。抑其年少氣銳。久而遂變也哉。自是以來。與之交日熟。情日親。卽其新以考其舊。蓋有甚焉。無不及也。其後予以禍患摧折。退歸故鄉。而正之方馳騁東西。爲諸侯客。蓋不見者十有餘年。旣而聞其以憤世嫉邪。斥辱權要。罷歸田里。其先公之賓客有顓國秉者。其先太夫人之親族有屬中宮者。宦游之交好。有爲天子之耳目者。宜若可以自白。且彈冠矣。親故愛正之者。亦率以是勉之。而正之偃然而不應。日與親朋彈碁賦詩。蒔花植竹。蕭然若將終身焉。予又退而歎。

曰是其天資之美。不以外物累其中者也。是真能不負其初心者也。此古之有道者之所難。而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。癸亥之秋。予復訪正之於屏山。正之與予言曰。予少時嘗以遂初名其所居之堂。晦庵朱先生嘗爲予書之。子能爲我記之乎。予曰。若先生固望以遂其初。予固有以知子之果能遂其初也。富貴之毒人也。甚於鳩。惟其嗜之美也。而其毒愈深。蝨蛆甘帶。鴟鴞嗜鼠。彼豈知爲臭腐哉。播聞之餘。嗟來之食。蓋有妻妾之所泣。乞人之所不屑者。而士大夫不顧廉恥而冒求之。今子生於公相之家。狃於富貴之樂。而能遺外聲利不改其度如此。是豈不甚可敬哉。雖然。子之初亦旣遂矣。吾請卒言其所謂初者。子其爲我聽之。天地之初。太極是也。人物之初。性善是也。聖賢之初。赤子之心是也。人能遂之。則子之家之初。忠烈如延康。勳業如少傅。道德如屏山。備前人之美。發揮而光大之。如忠肅者。子皆有以遂之矣。正之曰。某不敏。敢不敬蚤夜以承子之教。因書其本以爲遂初堂記。七月朔旦。長樂黃榦記。

家恭伯重齋記

眉山家恭伯。名其讀書之齋曰重。取夫子不重則學不固之義。屬榦記。榦竊聞大學之道。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爲本。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。格物致知。又以居敬爲本焉。先儒論居敬之方。則曰主一之謂敬。又曰整齊嚴肅。則心便一整齊嚴肅。夫子所謂重。而又居敬之本也。容貌之莊。言詞之謹。非致飾於外。制於外。所以養其中也。輕淺浮躁。其中可知矣。何以究此理之精微。存此心之純一哉。世之學者。溺



心於文詞功利之末。固非大學之所當務。志於學而不得其要。則又捨近鶩遠。憚拘檢而樂放肆。其於學亦豈能有得耶。恭伯負奇才。據讜論。擢高科。守其家學之傳。汲汲然以讀書講習爲事。而又必以重爲先。可謂得爲學之要矣。然則以弘毅而任斯道之重。以斯道而任天下之重。亦由是而益用力於大學之道而已。恭伯勉之哉。恭伯名抑。今爲嘉定府學教授。嘉定辛未長至。三山黃榦記。

### 安慶府新建廟學記

聖人之道。與天地並。學校之設。以明道也。夫陰陽五行。發生萬物。而太極之妙。周流不窮。凡囿於造化之內者。鈞稟是氣。則鈞具是理。人爲萬物之靈。則受中以生。純粹至善。而日用常行。各有當然之則。貫徹古今。充塞宇宙。無適而非此道之寓也。聖人參天地以立極。旣爲之發明其蘊。而經理斯世者。又設爲學校以教之。上自王國都。而下至里閭。蓋將與一世之人。凡有血氣心知者。莫不周旋涵泳於吾道之中。顧安有遠近內外之閒哉。龍舒爲郡。自周之初。以國著名。其洙文武成康之遺澤舊矣。其地城距天下之中。王者故都千餘里。風氣所鍾。正朔所及。古男服之國。其山川之勝。扶輿磅礴。泓激演迤。爲兩淮絕特之觀。其習俗質樸而渾厚。其奇才秀民。挾策讀書者。彬彬也。而郡之學。獨簡陋弗稱。彙數百年。莫有過而問者焉。蓋自衣冠文物萃於東南。仕於淮者。咸以爲遠且外。化民成俗所當急者。反緩之。吾道之大。寧若是耶。考之圖志。自唐有夫子廟。學之始建。獨闕弗載。舊學在今學之北。政和閒。改剏今地。紹興初。旣廢復興。其後或增或葺。大抵因襲簡陋。非有意於崇學校。美教化也。嘉定壬申。右史舍人直龍圖閣張公來守是邦。

進謁先聖。退而歎曰。若是其隘也。閱武之地。迫於學宮。非所以右文教也。徙置他所。而學之地始闢。則又歎曰。若是其陋也。肄業之齋。環於廟殿。非所以尊先聖也。更剏諸齋於所闢之地。而廟之制始嚴。右廟左學。位序既定。凡屬於廟者。首建郡守齋廡。以肅祀事。既又考諸鄒兗二公。以及從祀坐向等級。率謬不應古法。以待講朱文公先生所定新儀。悉釐正之。郡之先賢與周程三先生舊祠學門外。至是遷之。以亞從祀。凡屬乎學者。則北爲傑閣。以藏宸翰。閣之下爲師生燕見之堂。堂之北爲教官齋宿之舍。列六齋。以及學職之位於東西兩廡。其南有軒。軒南有池。池上有亭。爲游息之地。其外爲射圃。深廣崇嚴。耽耽翼翼。規模之壯。東南之郡莫能過也。材取於在官之竹木。工取於在學之佃夫。邑之寓公閒遣助焉。興是大役。民不知也。既以學前官池與官田若干畝。廣瞻學之廩。又以白沙魚池歲收桑千緡。以待士之貢禮部與喪葬之不能舉者。贖而周之。廟學之支傾補漏。亦於是取辦焉。嗟夫。公之加惠於此邦之士厚矣。此邦之士鼓篋而來。攝衣而升。入乎廟。瞻聖賢之儀容。以釋其曲訓。處乎學。聆師友之講習。以考其德行。道義之著見。躍如也。又能存養於齊莊靜一之中。省察於念慮起居之際。窮理以致其知。力行以踐其實。則道在我矣。積習既久。風俗日變。雖鄒魯可也。孰謂衣冠文物。獨東南之爲盛哉。公名嗣古。直寧人。蚤以實學登顯貴。刻意於道。以己所得。欲人皆然。其守舒尤以教化爲先務。未甚年。政成令孚。百廢具舉。廟學之建。視他郡爲最鉅。既訖功。以府學教授趙汝遂之請。屬榘記之。竊惟舒之先賢有文翁者。興學於蜀。人化之。漢史旣傳其事。千餘年閒。蜀之名公項背相望。猶相與言曰。此文之教也。公能視舒如蜀。舒之人豈不能以蜀

自視視公如文哉。豈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。而太史氏失其傳哉。遂不敢辭而紀其本末。侈公之德以厲  
舒人。使來者有考也。學成於癸酉十月之庚子。董其役者。懷寧尉范楷。兵馬都監鄭選云。後十日。具位黃  
榦記。

徽州朱文公祠堂記

道原於天。具於人心。著於事物。載於方策。明而行之。存乎其人。聖賢迭興。體道經世。三綱既正。九疇既敘。  
則安且治。聖賢不作。道術分裂。邪說誣民。充塞仁義。則危且亂。世之有聖賢。其所關繫者甚大。生而榮。死  
而哀。秉彝好德之良心。所不能自己也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。生而道始行。孔子孟子。生而道始明。孔孟之  
道。周程張子繼之。周程張子之道。文公朱先生又繼之。此道統之傳。歷萬世而可考也。文公。徽人也。其歿  
也。徽之士相與言曰。公之系茲土。吾郡之盛事也。卽郡之學。繪而祠焉。太守趙君師端至。視其祠。褊且狹。  
不足以稱邦人思慕之意。改剏於講堂之北。且屬榦記之。竊惟自昔聖賢之生。率五百餘年而一遇。孟子  
既歿。千有五百餘年無聞焉。考其世系。則又皆中土之所生。而南方則又無聞焉。歷世之久。輿地之廣。其  
間豈無閎博俊偉之士。而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。至我本朝。周程張子既相望於一時。而文公復興於未  
及百年之後。周子既生於春陵。而文公復生於新安。豈非治教休明。文武周浹。天運之所開。地靈之所萃。  
曠古之剏見。而一代之極盛者歟。秦漢以來。斯道晦蝕。天理不明。人心不正。事物當然之則。昧沒而不彰。  
方策不刊之訓。殘闕而將墮。周程張子既推明其大端。而傳訛襲舛。浸失本真。迨我文公稟高明之資。厲

強毅之志。潛心密察。篤信力行。精蘊不遺。毫釐必辨。至其德盛仁熟。理明義精。歷代相傳之道。粲然昭著。故雖窮鄉晚出。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。然則公之生於世。有功於斯道大矣。至公之歿。海內之士。莫不嗟咨涕洟。失所依歸。而況生長於公之故里者乎。宜其思慕不能自己。趙君大其祠宇以慰其心也。亦宜矣哉。雖然。思其人。不若尊其道。慕其迹。不若師其心。今公之書。既家藏而人誦之矣。惟不爲習俗之所遷。不爲利害之所誘。居敬以立其本。窮理以致其知。躬行以踐其實。則雖越宇宙如親見之道之明且行。世之安且治。可冀也。此當世之所宜共勉。徵之士。其可無以勉之哉。師端與其兄弟。皆從游於文公先生之門。故其爲政。知所先務如此。堂成於嘉定七禩八月。董其役者。歙令孫某。十月朔。門人黃榦記。

## 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記

嘉定八年冬十有一月。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成。郡假守長樂黃榦。帥其屬與在學之士。諏日而舍奠焉。郡文學金華潘衍與其諸生合詞而請記。竊惟成均之法。合國子弟。擇有道德者使教焉。歿則祭於警宗。謂之先聖先師。國無人。則取諸其鄰。與其鄉鄰。而嘗游宦於其國。有善可紀者。亦祀之。若孔子孟子及其門人。則又不必其鄉鄰。游宦而祀典所秩。通於天下。此學校之所同。未有能易焉者也。漢陽爲郡。訪之於學。常祀之外。乃咸無焉。其江山之勝。習俗之微。禹功文化。載於詩書。士生其間。卓然自立者。固不乏人。豈懷道抱德。深藏不市。尸而祝之。不可得耶。二程子以道學繼孔孟不傳之緒。生於黃陂。爲漢陽鄰壤。其門人游氏嘗守是邦。程子稱其德器。晬然學問日進。則取諸其鄰。與嘗所游宦者。不可以莫之舉也。卽師生

以原學之所自傳。則濂溪周先生實倡其始。又卽周程之學以究其所以光明盛大。則新安朱先生實成其終。此五先生之祠所以立。而學之文物始備矣。夫道統之傳。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。躬是道以化天下。周之衰。斯道不行。孔子孟子及其門人相與推明之。秦漢以來。且千有餘歲。洙泗之遺緒已墮而復振。非五先生之力歟。則五先生者。自當與孔孟之徒通祀於學校。況又其遺迹之可考。則合而祀之。使此邦之士知道統之有傳。聖賢之可慕。顧不偉歟。當斯文晦蝕遺編殘脫之餘。天運有開。名儒繼出。以高明之資。強毅之志。剖析毫釐。張皇幽眇之圖書。炳如日月。今之學者。蓋不待窮探力索。可以目擊而道存焉。然士風之壞久矣。游於學校者。非科目不習也。此豈士之罪哉。漢陽之士。入其門。升其堂。孔孟之徒。森乎其前。五先生之祠。列乎其後。尊其人。讀其書。明其道。心之所存。身之所履。必有以超然自得者。則夫有道有德。下以教國之子弟。上以紹諸儒正統之傳。豈其無人歟。豈其無人歟。遂爲之記。以授其學者。俾勒石於庭。以俟。明年正月元日。謹記。

### 鄂州州學四賢堂記

陰陽分而五行具。人物生而萬事出。太極之妙。爲之根柢。而周流其間。充塞宇宙。貫徹古今。不可須臾離也。形交氣感。而稟受不齊。欲動情勝。而好惡無節。心以形役。志以氣移。理以欲昏。性以情鑿。鄉之不可離者。枯亡茅塞。莫之存矣。圖書出而天文始兆。聖賢生而人文始開。二儀肇分。仁義著矣。五氣順布。五事備矣。禮以天秩。典以天敘。而教行焉。因至顯之象。驗至微之理。卽人事之當然。察天命之本然。加之以操存。

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。聖賢之功與天無閒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。心之秉彝不容已也。周德既衰。邪說並作。言道者祖虛無。論治者尚功利。談經者溺訓詁。工文者騁詞華。千有餘年。天理湮晦。雖閎博俊偉之才。未有能窮其旨歸者也。聖宋龍興。德配天地。尊道以儒。出治以仁。經術文章。一根據於理。鴻儒碩士。彬彬輩出。上擬三代。下軼漢唐。何其盛哉。漸靡積彙。斯道之久蝕者復明焉。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傳。洞見道體。推無極太極以明陰陽五行之本。人物化生。萬事紛擾。則定之以中正仁義。而人極立焉。蓋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。周子以授伊洛。二程子。程子所言道德性命。皆自此出。而微詞奧義。學者未之達也。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。厲志剛毅。深潛默識。篤信力行。體用一源。顯微無閒之旨。超然獨悟。而又條畫演繹。以示後學。周程之道。至是而始著矣。窮理盡性以至命。存心養性以事天。非四先生孰發之。道之不明。以學者無所見。而異端禍之也。四先生之道。本諸人心之所固有。天理之不可易。則邪說不得肆。而皆趨於至正之途。止於至善之地矣。天下學者尊信崇尚。以爲孔孟之徒復生。斯世祠之學宮。以起學者敬慕之心。是則師儒之職。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。石君爲鄂州教授。而榦適分符於沔。石君之先太常寺簿。師朱先生爲門人高弟。以榦爲同門後進也。嘉定八年春二月。四先生祠堂成。遣其學正張頤孫來請記。四先生之書。家傳而人誦之矣。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。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。其本原固有自也。夫以天命之在人。甚明。前賢之教人。甚至。聖朝之重道甚隆。師儒之衛道甚切。則游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。亦思所以自勉哉。後學黃榦謹記。

南康軍新修白鹿書院記

廬山之陽。傑然而以峯名者五老。五老之麓。窈然而以洞名者白鹿。唐太子賓客李公渤之所隱居。而南唐廣之以爲養士之地。聖宋肇興。文教敷暢。開寶中有以高第知廬山學事。而洞學始盛。太平興國。有賜書之寵。大中。詳符。有加繕之命。慶歷。詔郡縣皆立學。而應有學者。率仍其舊。聖祖神宗。所以崇儒風。惠士子者至矣。蕩爲丘墟。莽爲荆榛者。豈立學之後。士趨簡便。不復爲林泉之適耶。淳熙八年。詔以文公朱先生起家爲郡。始得遺址。規復之。歲適大禋。役從其簡。已而請額與書。以重其事。則其簡也。固有待也。繼爲郡侯。爲博士者。彙彙增治。然量力之宜。踵堂之舊。未有能侈而大之者也。嘉定十年。先生之子在。以大理正來踐世職。思所以揚休命。成先志。鳩工度材。缺者增之。爲前賢之祠。寓賓之館。開東之齋。趨洞之路。狹者廣之。爲禮殿。爲直舍。爲門。爲墉。已具而弊者新之。雖庖廡之屬。不苟也。又以先生嘗著跪坐之制。聞於朝。請釐正之。其規模閎壯。皆它郡學所不及。於康廬絕特之觀。甚稱。於諸生講肄之所。甚宜。宣聖朝崇尚之風。成前人教育之美。皆可無憾矣。周衰道晦。且千餘載。周程夫子。始得孔孟不傳之緒。未及百年。大義乖矣。先生洞究其道。而推其所未發。其爲郡也。固嘗與諸生熟講之。規誨之語。約而盡矣。今侯亦招致。嘗從學先生。而通其說者。使長其事。講授焉。所望於諸生。豈淺哉。苟徒資口腹。媒利祿。而治心修身。漫不加意。則既失崇尚教育之旨。覽觀山川之勝。周旋堂宇之盛。於心安乎。侯之爲政。得於過庭詩禮之餘。戢姦扶弱。革弊興懷。而尤以字民爲先務。南康地瘠民貧。先生彙乞蠲減租稅。與凡無藝之征。侯亦扼滲漏。節

浮穴代民之輸而獨其負者。至緡錢六萬餘。尙能以其餘力。屬意於儒宮者如此。是固不可不書。榦頃從先生游。及觀書院之始。後三十有八年。復覩書院之成。旣悲往昔之不復見。又喜賢侯之善繼其志。命之記。不得辭也。是爲記。嘉定十年三月也。

序

代仲兄會表兄弟序

北山黃東招其內弟鄭肅子恭而告之曰。吾從母昆弟。皆葉出也。葉氏昆弟。猶吾從母之昆弟也。凡三姓四家。雖所系不同。自吾外祖父母以來。一本而已。先王制禮。列之五服之次。以爲總麻之戚焉。古之總麻。非今之所謂總麻者也。其歲月必相往來。吉凶必相慶弔。出入必相餽勞。禍患必相調恤。亦其理宜也。世降俗末。利害交攻。一室之內。同姓之中。尙有爭毫末相鬪鬪者。況於異居別族之親乎。吾故昆弟散而居於城之東西南者。有桑十數年而不相見者焉。邂逅相遇。問起居外。僅能貌相勞苦而已。漠然無情矣。至於諸娣諸子。則有終其身而不識面者焉。吉凶禍患之來。而能爲之同其苦樂者。亦罕矣。嗚呼。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也哉。吾嘗記爲童子日。外祖父母皆亡。歲冬之朝。兄弟畢集。相與握手。終日談諧笑語。市棗栗相啖。迨其去。則留連不忍捨。旦暮又思之。而幸其復來也。豈非秉彝良心有不能已者。及其長也。而後忱於習俗。迫於利害。而不能以相保與。此有識者之所當慨念也。今吾欲與兄弟約。以歲正月之十日。六月之二十日。會於天寧之浮屠。天寧居城南十里。於吾三姓兄弟之往來道里適均。人具肴一抔。酒一壺。



飯一器。春蟻夏荔。不拘其數。合而飲食之。古人騷賦詩詠。與夫投壺弓矢之具。有則攜之。以供娛樂。相告語以孝悌忠信。相問勞以老少安否。家計有無。至於農圃桑麻之業。皆可抵掌而劇談也。世俗俚下之詞。閨闈米鹽之賤。則謹勿出諸其口。晨而往。戴星而歸。於是重親族。厚風教。不其善歟。子恭曰。善哉。盍爲之。期日而告之乎。予曰。吾二十年前。表兄弟之存者二十有一人。今其亡者六人矣。亡者不可復作。其僅存而長者。不下四五人。少者亦旣娶婦抱子矣。使此十有五人者。皆康寧。皆壽考。皆歲無他適。而能相樂其爲斯會也。亦不過七八十日而無此身矣。人生百年之間。兄弟十有五人。而無七八十日之相樂。其與路人奚擇焉。則是會也。誠有不可緩者。吾欲始以壬子之春。何如。子恭曰。善哉。敬受教。遂述其言如此。徧以告諸兄弟。俾書其姓名於左。曰。如約。東。長也。謹書曰。黃東如約。

### 林仲則二子名字序

慶元戊午。予屏居箕山。林仲則之二子曰庚曰武者。自栗山來從予游。明年。予將爲武夷之行。而二子者亦且將冠。仲則以書來曰。吾將易其童穉所命之名。而因以字之。願以屬子可乎。予與仲則兄弟交最久。而二子者。復從學於予。其何說之辭。予觀庚也。慤而武也。敏。慤者恐其不志於學。而敏者恐其不力於行。故名庚以學之。名武以行之。學之則聞見博。而雖愚必明矣。行之則德日起。而雖柔必強矣。故字學之曰伯明父。字行之曰仲強父。二子其勉之。栗山之俗。率以長子主家於內。次子讀書於外。使主家者知學。則公平友愛之義篤。而家之道益和。以昌。讀書者能行。則孝悌恭順之道隆。而所以讀書者。不但口耳之末

而已。不然。吾恐內焉妻孥之慮重。外焉子弟之職廢。乖爭陵犯之風。將由是起矣。故予之所以名而字之者。不惟就二子之質。而亦以因其俗。不惟二子可勉。而凡栗山之從吾游者。蓋皆有以思吾言矣。冬至後二日。北山黃榦序。

久要錄序

非天屬之親。非名位之臨。倏然相聚於千百里之外。一朝去之。姓名爵里。有不及記者。此久要錄之所不可無也。然非天屬而愛生焉。非名位而敬生焉。姓名爵里不相與而不可不錄焉者。道義切磨之功。人道之至重。天理之不能忘也。異日離羣索居。取是錄而觀之。某賢與某始善而中變。與某日進而不已。與皆可以致吾忻慕慨歎之意。而亦以爲進德之助者。是錄之作。豈小補哉。書之編首。以諗同志云。長樂黃榦序。

送許太博入宇文宣撫幕府序

天地之間。一陰一陽。兩儀立焉。陰陽有老少。四象生焉。形而上謂之道。形而下謂之器。語大天下莫能載。語小天下莫能破。皆不出是四者而已。人之一身。仁禮爲陽。義智爲陰。兩儀也。仁爲木。禮爲火。義爲金。智爲水。四象也。形而上者也。肝心爲陽。腎肺爲陰。兩儀也。肝爲木。心爲火。肺爲金。腎爲水。四象也。形而下者也。耳目鼻口之分。少長老死之變。喜怒哀樂之感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。與夫五常百行。未有出四者之外者也。語大則天地日月鬼神四時不能達也。語小則一草一木無不具也。四者之妙。其淵深廣大如

此。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無閒者。於此器之中具此道也。所以爲聖爲賢而超乎人物者。於此器之中。由此道也。格物致知。窮此道也。存誠居敬。守此道也。無以窮之。則罔然無所見。無以守之。則茫然無所得。雖具人之形。其與禽獸不遠矣。世教不明。學者知之。而未必求。求之而未必熟。不至乎熟。猶無見無得也。至乎熟。則動容周旋。無適而非四者之用也。古之君子。所以自強不息者。亦將有以熟之也。開禧丁卯。尙書宇文公出帥江陵。宣威荆襄。辟許君爲屬。而列予於下陳。雖以病辭不果行。而因以得交於許君。一日相與語。康節先生之學。有感於數之起於四者。予因極言之。以諗許公。且以自警云。長樂黃榦序。

### 葉雲叟子名序

葉雲叟以嘉定丙子後七月生男。越三日來請名。予與雲叟舊且好也。不容辭。諗之曰。正得秋而萬物成。天道也。閏以積分而成月。乃定時而成歲。雲叟奉母自括蒼來居於此。種學甚力。持身甚謹。此鄉之人皆敬愛之。今遂娶婦生子矣。其亦至此而有成乎。天啓之矣。請以成子名之。歲適大比。雲叟行將寔然爲舉首。此其成之兆乎。若夫學者所以成德也。知類通達。強立而不反。謂之大成。予於雲叟父子有望焉。沖佑逸吏黃榦序。

### 趙季仁二子字序

吾友趙君季仁之二子。長曰希諱。次曰希諧。將爲之加冠而重成人也。求字於其友黃榦。按釋文諱。謂告曉之熟也。諧。謂中也。此因言而訓也。卽言以求其心。則言之熟者。致敬而不敢忽也。言之中者。度誼而不

敢苟也。夫學豈徒言而已哉。故字謹以伯敬甫。字謹以仲誼甫。易曰。君子敬以直內。誼以方外。程子曰。敬立而內直。誼形而外方。直而方。則大矣。有志於學。捨敬與義。將安適乎。季仁好學者也。二子必能世其業。故爲之字。而序其意以勉之。嘉定丁丑長至。沖佑散吏序。

黃西坡文集序

善學者先立其本。文詞之末。達而已矣。然本深者末必茂。不務其本。而未焉是先。未見其能工也。予始識西坡黃君。見其神清氣勇。襟懷卓犖。而知其資稟之異。見其從師問學。而恐不及。而知其趨向之正。見其臨民多惠政。立朝多壯節。而知其事業之偉。歲適大禋。人相食。官吏畏首畏尾。束手坐視。君發廩蠲租。不待報。竟以得罪。僞禁方嚴。學者更名他師。至有師歿不弔者。君謫居。不遠千里。哭泣犇赴。投閒十年。人不能堪。君泊如也。有本者如是。文詞特餘事耳。慶元初。天子方慨然建立治功。收召四方知名之士。君亦駸駸嚮用矣。使得究其蘊。豈但文詞之足稱哉。君爲南昌郡博士。予始識君於康廬。今四十年矣。哲人其萎。而從游諸老。皆無在者。過君家。訪其子。如見其人焉。其子池州法曹杭。出君文一編示予。俾序之。予懼讀君之文者。愛其詞。不求其本。故爲之言。某月某日。長樂黃榦序。

林子至子字序

貢者。下獻上之稱也。球琳琅玕。與夫橘柚之屬。皆可以供朝廷宗廟賓客禮樂之用。而後貢。故夏書九州之貢。以物名。周禮邦國之貢。以用名。下之獻其上。非有用不貢也。朝廷資人才以共治。諸侯撰其賢且能。

者以獻於上。亦曰貢。得其人則足以建功立業。否則蠹國害民。尤不可以無用者貢也。二者皆以有用。而人才之用爲尤大。然致其用者在人。養其用者在己。古者禮義之教素明。士之所自養者。莫非有用之實。後世以文詞取士。則皆空言而無實用矣。是以君子少而小人多。治日少而亂日多。職此之由也。然則爲士而將貢於上。其可不以有用者自養乎。栗山林子至名其子以貢。而問字於予。爲之字曰用之。勉乎哉。行將見子干霄凌雲而爲棟樑之用。根闌据楔。非所望於吾子也。嘉定己卯夏至。沖佑散吏黃榦序。

### 送方明父歸岳陽序

晦庵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。榦少不自量。得與弟子列。竊窺其容貌端莊。儼然終日。未嘗懈。玩索理義。片詞隻字。未嘗忽。厲志聖賢。以身任道。未嘗忘。誘掖後進。寸長片善。未嘗棄。端居一室。世之玩好無所嗜。安貧自樂。世之富貴無所慕。篤信善道。世之毀譽無所恤。臨事度義。世之利害無所擇。其精微高遠者。非末學所可知。其可知者。亦人之所共知也。四方學者從游者數百人。今其存蓋無幾。先生之書。則家藏而人誦之。讀其言者。未必通其義。通其義者。未必明諸心。懷懷乎微言之絕。大義之乖也。先生歿十有餘年。蜀有李君道傳貫之者。乃獨求之文字朋友之間。篤學力行。卓乎有不可及。顧其不幸。不見先生而親炙之。又不幸蚤世以歿。不及究其學。充其志也。常深痛之。以爲今之世。不復有斯人矣。又五六年。有家擯本仲者。其志學操行。視貫之伯仲也。豈蜀之人物。獨盛於東南耶。今又得吾明父焉。於禮義之大端。講之熟矣。尤深病夫世之學者。言行之背馳。義利之交戰也。而深懲焉。觀其志之所趨。蓋未可量也。明父復爲予言。

番陽饒曾師魯之爲人。自以爲莫及也。以是觀之。天壤之間。英靈之氣。鍾爲人物者。何代無之。洙泗濂洛之學。深微隱奧者。至先生而昭昭然。若大明之中天也。尙何微言絕大義乖之足憂乎。此予之所以釋然以喜也。抑嘗有聞焉。夫子之道。惟曾子孟子得其傳。曾子曰。士不可以不弘毅。孟子曰。其爲氣也。至大至剛。子思之中庸。受之曾子。而傳之孟子。一篇之中。無非弘毅剛大之意。惟明父勉之。先生之學。庶乎有望焉。於其行也。書以爲贈。嘉定庚辰正月二十有七日。長樂黃榦序。

趙季仁習鄉飲酒儀序

請賓介、陳器饌、獻賓介、獻饌、旅酬、燕六者。禮之大節也。登、降、辭、受。禮之文也。鼎俎籩豆。禮之器也。脯醢肴。脇禮之用也。此觀禮者所共知也。其數易知。其義難知也。鄉教親睦也。鄉閭親睦。陵犯爭訟之風息矣。夫禮主於敬。敬勝則乖。乖則離。聖人制禮。必濟之以和。和勝則瀆。瀆則慢。聖人制禮。必濟之以敬。始之以禮。教敬也。終之以樂。教和也。拜至、拜洗、拜送、拜旣。敬之至也。請安、請坐、爵樂如算。和之至也。敬而和。禮之大義也。此所以親睦鄉閭。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。降洗降盥。潔也。辭盥辭洗。遜也。父坐子立。孝也。老者坐於上。少者立於下。弟也。飲食必祭。不忘本也。酬爵不舉。不盡人之忠也。序賓以賢。貴德也。序坐以齒。貴長也。序僕以爵。貴貴也。工歌必獻。不忘功也。燕及沃洗。不忘賤也。歌關雎。葛覃。卷耳。齊家之義著矣。一飲一食。一拜一坐一揖一降。無非教也。通於義者。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。天理得。人心正。無所施而不可也。聖人著爲禮以教人。凡爲鄉人者。皆知此義焉。此成周之世。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。禮廢樂墮。

鄉人之羣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帳悅聲妓恣驩嗽教侈也。誨淫也恣欲也。無非所以敗人心者也。此後世之士大夫。曾古之服勤於畝。畝者之不若也。然則是禮也。雖不行於今之世。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。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。吾友趙君師恕。宦不達而忘其貧。今不合而志於古。其爲邑餘杭。嘗行鄉飲酒之禮矣。今復舉是禮。與鄉之有志之士講肄焉。禮成。予猶恐觀禮者。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。故紀其大略。使刻之篇首。嘉定庚辰六月朔旦。長樂黃榦序。

### 林良夫三子字序

傅、佑、仔。皆所以佐助夫人者也。吾友栗山林良夫。以是名其三子。而求字於予。名以望之。父之志也。字以補其所不及。朋友之教也。良夫之名其子也。蓋望其出爲世用。以承弼厥辟。左右斯民也。其志大矣。榦之字之也。先乎己而後能及乎人。不先乎己爲人之學也。又安能及人也哉。傅者。所以輔夫人也。必甘自輔以成其德。而後可以輔人。故字之曰自輔。佑者。啓佑之以正也。必先自正。而後能正人。故字之曰自正。仔者。任人之事者也。必先能自任其事。而後能任人之事。故字之曰自任。三子者。之呼其名。則當慨然曰。此父之志也。吾當志伊尹之所志。人之呼三子以字也。則當惕然曰。此朋友之教也。吾當學顏子之所學。能若是。其於名若字也。庶無媿乎。嘉定辛巳二月望日。明道散吏黃榦序。

### 與郭德元序

火陽剛。故趨上。然人憚而避之。水陰柔。故就下。然人狎而玩之。人性亦然。將趨上乎。抑就下乎。將爲人所

憚乎。抑爲人所狎乎。將趨上。則不必求人之狎。至於爲人所狎。則不可不思吾之所處也。然則趨上者當自安。就下者當自省也。嘉定五年暮春既望。勉齋黃榦書寄郭兄德元。

李維志字序

志者、心之有所之也。心者、天地之蘊。化育之機。人之所以得以生者。人有是心。極其所之。則人道可立。雖參天地。贊化育。亦豈有所假於外哉。甚矣。人之輕視其心也。之於名。之於利。何其卑且陋耶。之於道者。善矣。用之不專。進之不力。持之不堅。猶無所之也。如適千里之途。紛然而多歧。忽焉而中止。安得有志乎。吾友李維石名士興。病其字之不類也。以維志易之。其義以爲學而有所興起。非志不能也。復求其說於予。維志嘗聞武夷夫子之道而說之者。其志已不爲世俗之卑且陋矣。故特以人心本然之大。與夫志之所以爲志者。諗之。詩云。高山仰止。景行行止。君子曰。詩之好仁如此。維志勉乎哉。予於子有所警矣。紹熙甲寅八月既望。北山黃榦謹序。



